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2023  
32







天祿閣外史序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象明裕寡而盡美婉而成章得國語左氏之體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之雄而無其陋循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之所不載者也試讀一過誠有令人毛髮冷冷凜然透骨精神爽達樂而忘倦者春華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一造化自然之昭著豈人之所能與其工哉考之當時與叔度並舉孝廉如周子居文伯堅鄧伯富封武興盛孔叔此五人者皆產於汝南而文章事業寥寥無聞而叔度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人紀真漢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見推於林宗受式於元禮而一時諸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惟有於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宏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乃得之祕閣典籍中加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況叔度之高駕又非漢之諸侯王所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於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似或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裂而不敢言託為此書引類屬諷言之者無辜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子承之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此某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去日與仲山徐公論文林下因檢出以示人僉曰是不傳之祕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私寶之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之簡端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溪王鏊撰

外史總評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濟于國黃憲為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樂道于慎陽之野帝幼時聞其名及即位屢聘不就故天下號為徵君帝後荒於政權移閣人黨錮蒙難海內騷然徵君寓遊其國有感於異鷲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為己任退與子弟陸續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厥志微矣 唐田宏曰東原黃叔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非劉向揚雄輩可比史流于晉桓溫惡其



諷時譏世而焚之故此史往往不傳梁昭明太子慕其文以千金構於天下竟無所獲迄於聖唐此史稍出子素嗜經史百家之書嘗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乃歎曰天祿石渠承明著作之庭何先此史而創乎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疑之當時諸侯封建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盡合者如東漢都於大梁即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詎有天子降而為王乎况叔度本一含光溫秀之士其却安帝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叔度有焉豈辭君聘而肯就諸侯之遇又必不然也大抵此史之作率多寓言憂國者非徒翫其文惟取其志而已矣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佐之才或以為晉初竹林諸賢所作未有知也翼聖江氏曰史稱申屠蟠超然免於評論而黨錮之禍有至鬻身為傭苟免誅者且侈為幾先獨黃叔度應聘諸侯王若建標而樹招焉卒以無虞此所以加八數等也當時諸賢固以顏子況之而宋儒亦以是科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叔度無愧色矣獨其文字稍有時詮不類東京至其忠國排世即事納牖有子輿氏之風晉人脫而疎于事必非所及

外史目錄

卷一 <small>賓韓文二</small>	巡幸	燕言	交情	兵法	祝頌	去惡	機論	形勢
災異	問兵	寵倖	智論	讒說	愛憎	論學	難進	妖孽
賢妃	嫡庶	奪嫡	關邪	時勢	樂論	士論	玉論	重賢
卷二 <small>賓晉文十三篇</small>	君賜	出處	天文	名器	封禪	留賢		
卷三 <small>賓齊文五篇</small>	待士	齊姬	將才	封禪	留賢			
卷四 <small>賓魏文十一篇</small>	入梁	圖霸	辭爵	繼立	桃林	諫獵	受饋	卜諫

取謗 去就 去魏

卷五 <small>賓秦文十四篇</small>	見幾	上林	觀雪	污吏	三軍	去秦		
卷六 <small>賓晉文十四篇</small>	四難	五難	修德	董卓	蟾臺	貽書	防胡	一難 二難 三難
卷七 <small>賓蜀文十四篇</small>	辭爵	火災	避難	岷山	蠅	去蜀		
卷八 <small>賓楚文十篇</small>	歸韓	感時	去就	時勢	田獵	恥辱	漁論	色荒 晉使 陽山

天祿閣外史卷一

漢 汝南黃憲著 金 谿羅嗣忠校

賓韓文

巡幸

天皇帝幸於蒼梧楊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徹政而玩世哲主不輕權而荒體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以觀諸侯也昔禹治水平壤區畫萬國以鎮民神故巡狩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瞻候雲之潤氣故臨九河而頌禹烈躡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狩亦不得已馳驅車駕經越山川祀之以歲月者豈荒於遊觀哉陛下龍飛初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初政之勤是矣安順之朝貴戚怙寵以賣威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尋以兵市無商賈陛下則以為清淨之治饑民號泣陛下則以為難犬之鳴由此觀之奸臣之壅也亦



取矣陛下不悟其奸而高拱無為以聽其亂又為巡幸之舉駐驛倉楮輕玩萬乘涉不測之地置楚國之財通奸臣之隙而宮闈若壘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增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納其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 洎曰危言激論可為諫君之法

燕言

徵君遊古息國寄慨而吟有燕翅于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奚為此遊也徵君聞而恠之乃叩曰汝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鬼也是為幽厲炎炎之室其將頽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遂飛於冀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恠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靖奈倉黔何燕言息國枯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炎炎者傾汝其輔之憲也捐介不敢以徵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恠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于言靈假于物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徵君既作息而歸見郭泰立于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甫釣于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為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為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吾之憂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為士者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窺子之意將王室以為壑諸侯以為池洋然縱之而赴于壑是子以王室為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託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交情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謂之具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于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緼袍寒澹澹而無聲兮木落遠暈二子聞而凄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嘯而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喜謂李膺曰甫久不見元禮也子膺再拜而道曰膺以羈故不能仰挹清範戾也久處僻壤每聞令音私自暢滌往歲發使者讀以咫尺之書穢以不腆之饋亦惟是夢寐以相達也子何辭吾以饋而報吾以書乎徵君答曰憲也聞之貧者不報人以幣故辭子使猶報也夫饋甫以幣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憲之卜廬于斯也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晝則杜門有琴籍足以為娛夜則寄卧有蒲榻足以為安豈復餘乎夫受而不報恥也不能報而受之亦恥也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恥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漢室結難雖整步之儒咸効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奮鉛刀之力而況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卧徵君謂曰林宗已卜車于夢寐中泰應之曰聖軌賢轍一行一藏時哉各努力也是歲梁冀作亂

兵法

有巨盜攻冥阮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于錢于百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羣盜將陷關司馬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有司馬之匍匐詣於徵君之廬以綺輿迎之徵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議蓋訪諸奉高乎有司詣曰徵君王佐才也何足辟讓賤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歎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為名屯於宴陌聞徵君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誓不往是絕百姓以乘寇也徵君笑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元服乘輿至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為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放熊羆為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室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福也敢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



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攝之論以兵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墩舉烽關外鳥雀皆驚使賊眾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閨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眾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為文六韜為武今吾眾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某畔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眾駭亦舉火以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煙氣昏慘壯士守關者皆寂查不諠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逼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遙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橫戈馬前向眾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眾亂步卒與騎馳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眾追及見纓汗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生為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置一庫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祝頌

天皇封徵君以慎陽之田又以蒲輪參纁聘之徵君上表辭曰臣昧死言嚮者紆紆之勞奚補于社稷哉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非劣而聽左右之譽賜臣以慎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參纁竊以為禮遇之過也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務光執節於殷湯二子者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光竟辭而不就以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堯湯為棄賢也且有令名臣賢非許由智非務光而有堯湯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嘉菲臣故草木落于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茂塵礫沸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亦以休風之宣暢而聖情之凝鬱也臣實愚焉是以荷日月之餘輝而流汗交襟惕然而怖慄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於輔弼之列而廁于吁咈之廷矣臣願天皇聖明慎刑罰躬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鯁忠信之路容臣于草莽歌詠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此臣之所以仰祝于天

皇也臣北面稽顙彌增感激待命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講老子於太清殿匈奴寇雍冀二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誅徵君謂袁閔曰甫聞去惡木者易去惡根者難袁閔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徵君曰聞者國家多典故典刑蕩然得意而遷善雖忘患而必賞失意而逾怒雖寵佞而必誅薄賞厥忠故厚誅之薄誅厥佞故厚賞之異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賢不肖淆也夫淆不可以致士淆則賢者難為清不肖者難為濁故賢者死於憂患而不肖者死于安樂也淆其臣卒以自淆淆主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類顯焉紂戮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肖之主也戮賢而近不肖其過也閹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淆之其過也辭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慎到曰得馭者調其馭失馭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 韓洎曰梁氏既誅單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瓊等嗣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徒惡浮於梁冀五邪流衍朝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于漢室哉

機論

韓王見徵君徵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返國他日又見親以幣將於庭徵君乃就載以歸謀甫王室之策徵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有善奕者以奕說徵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徵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與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為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于奕乎曰何為其然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員而神詭而變故善奕者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雖然此特奕之道耳若機之流于眾妙也肆而淵乎義皇得之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耨軒轅得之而莫其兵勳華得之而禪其器夏禹得之而驅其澤殷湯



得之而陳其網周武得之而奮其鉞蒼頡得之而洩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之而精其射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雲其梯寧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抱甕者惡桔槔之機而不用然烏知抱甕之為機乎出此觀之天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源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為機而運諸侯于掌上鎔兆民于軌物經之綸之弛之吹之噓之若意氣之雄風而解駭乎萬數其機也如是矣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為機賢者以禮信為機謀士以術數為機辯士以縱橫為機此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握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興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聖賢之機者貴不可限子翁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蓋奮而張之噫仁義之氣而解眾庶之鬱哉微君曰吾將機乎

形勢

微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為天下樞者莫如韓韓固戰國也寇攘襟其東大乘峙其南武關巨其西成集鎮其北韓之形勢足以扞四面之敵通諸侯之盟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招則諸侯來若長江盤紆于中而九派之流為之爭赴而下注也以韓之壤地視諸侯之疆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眾孰勇焉以諸侯之譽望視賢王之聲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於王之右矣自大禹創業于夏申伯受封於周楚子設險于方城秦人用武於南陽故韓之國實英雄致王定霸之壤也漢興凡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為羽翼新室蕭漢三雄割據光武倚春陵而發跡更始臨清水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當天下之樞昭之以令德修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可以會盟諸侯而光濟王室夫南陽智士之所出也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于南陽之眾與之謀國而靖民以顯其業無使百里奚之事于秦而范蠡之謀于越也賢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替矣夫擁成臯之固以為金湯採析邑之鐵以為劍戟登魯門之關以揮勁戈過淮水之流以飲疲馬臣固知賢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于韓王

室之強弱係于韓王室之安危係于韓王若不修德則王室必虛必危必弱王若修德則王室必盈必強必安自然之勢也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所以為賢王計也臣布韋之士蒙賢王二顧之殷遇臣以不次之禮是以披素露膽于賢王之前也王其圖之 韓洎曰此篇乃微君說諸侯王第一策忠義之氣激揚慨切諷然於言外其視戰國蘇秦張儀之輩真霄壤參乎

災異

桐栢山崩淮水潰決棗陽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於微君曰桐栢韓之巨鎮也舍朋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微君不答左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于黃微君傲而不應是無禮于君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戾益矣是寡人不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微君微君方鼓琴韓王詣其館而謂曰叔度其涼哉何不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微君對曰臣聞之國之修短吉凶卜于龜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戾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得禮於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于山川遺戚王室寡人是懼微邑三歲無稔邑將為墟今桐栢告朋淮水潰決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傾我廬舍寡人雖象不能施號於微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微福微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茲賴微君之明德以麻寡人幸毋棄也微君曰有是乎哉憲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桐栢水溢于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女之尸矯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莽王歎曰自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微君歛容而對曰彼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匈奴寇邊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問兵

韓王問兵于微君微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用武之世



奚事禮樂哉徵君對曰夫君子修文德于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修武德于用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鄰國無釐何以樹伯王之功哉若以武雖強弱殊效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師於召陵以聲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于函谷以迎敵而足收六鼎之形孰非用武之明效哉春秋戰國以迄於今談兵者雲集角立者燦舉上則折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不可治於用武之世也明矣徵君奚隱厥術而不以誨寡人歟是使寡人無奮也徵君對曰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旌旗明之以弓劍節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戰桓文之兵昧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霸其身而天下謂齊晉能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奚翅乎霸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聞其干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為兵也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為蟻螻以刀鋸為金帛苟有匹夫高枕而寐者天下皆以為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昔晉文之伯不以兵車而為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歸服是晉文亦禮讓之主而不黷於武特未能樂焉由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徵君對曰召襄王于河陽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凌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號諸侯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之疆以賢王之風馭之伯不足圖也乘是時而懈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之止于伯而已矣且以後于晉文夫晉文之伯猶節制而當之以權也今賢王之權在天皇于王何有若淵默而修德則賢王之權歸矣韓王曰善

寵幸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于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徵君見韓王于黃翼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而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即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為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王曰徵君何故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妾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猶能辱憲況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舉壘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辱徵君也樂之音重于笑徵君之辱亦重于笑是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為徵君無所報于韓矣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王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寡人命二妾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笑然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今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為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達旦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玉壺紫英彈箜篌以觴奉徵君酒激于地徵君曰臣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疑即取觴而飲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實美而貞淑之飾之以音寡人是密非以偕樂也而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對寡人是徵君之捐過矣徵君辟席而對曰噫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懲誅暴亂使盜跖可化為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國故珠玉為塵錦練為灰綺幕鏤床棊于浮雲寶瑟箏篋寂于煙露富貴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昵冶容臣竊以為賢王之盡也韓王



有慚色徵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讒之

智論

徵君憂二姬之讒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蜉蝣同出于陽而不為尺蠖之鳴黃雀青蜓同翔于空而不為黃雀之舉鯢魚蝮蛇同潛于水而不為鯢魚之化若此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蜉蝣之安于默蜻蜒之限于飛蝮蛇之困于遊者彼亦為知尺蠖之鳴黃雀之舉而鯢魚之化也唯不知故以類羣而不毒是萬物之淑慝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則必慕慕則必傾焉惟人靈覺于物故無大愚亦無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殆有殆而不窮窮則必復若卒王素主之於凡庶惟無所大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所以富陋而莫知其所所以揚勞而莫知其所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所以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羣處囂囂然以顯之爾矣昔傲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以靖而不夷魃虎之於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隕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德與智合以光耀于天下而銘偉功亦命使之然也豈惟卒王素主之異于凡庶哉今有愚夫老於田野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攘其室者亦盜賊無大智也況於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鄧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賜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之時是使齊桓晉文笑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議於後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為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婉奕而長歎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讒說

二姬以計去徵君讒于韓王曰妾聞諸侯皆甯則不可畜士以養覺百姓皆賸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東遷之弱藩籬無犬吠之微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盈于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倉廩蓄以百萬宮室之麗積以蜀青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聲畢陳於前妾得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于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為終身之樂以昌後嗣不亦善乎今遊說之士不顧君之後嗣而取耀于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勤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磨舌於諸侯以要顯譽釣空業而為賢進而若惻退而若憂得齊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計而通于秦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恥在國則順者揖之而不顧吐譚縱橫乍喜乍怒似蘇秦蔡澤之詭行也以妾料之不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于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哉君速布令于國中以屏遊士之跡且無潛於鄰壤是絕釁也逐說而絕釁則君與妾均是福也幸無忽焉韓王曰予素不眠故說士不遊于國向者徵君謁予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時昔之泣而加惡耶夫徵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於天子其才足以賓於諸侯其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諄足以安于社稷不可惡也予其亮於是汝二姬毋佞明年韓王遊雲夢之山與徵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鸞之歌歌曰雙鸞遊兮紫庭朝唯唯兮春陽鳳舉兮雲夢悵寂寞兮哀鳴歌竟遂縊于宮樹而死

愛憎

韓王與徵君遊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死謂徵君曰汝乃命左右旋駕徵君因問韓王曰王之歸為二姬乎不然何返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從王以歸而待王於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二姬不疎于側宴則忘酣卧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于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對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徵君對曰王為雲夢之遊也何不舍臣而携二姬乎臣以為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于豐山二姬進清冷之泉寡人遊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于伊洛二姬進魴鯉寡人田于狼臯二姬進雉羹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為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徵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畫眉之妾五七卷髻之女二八亦無以為也徵君對曰王以二姬之死猶鬱而感



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為飯牛之歌而不得君死于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徵君曰使王之遊既無從士又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于宮士死于境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人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徵君曰夫從事于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懼其讒姬必憎其猜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也王命駕而遊姬在者士者憤而死之苟違於王王亦能以寵士之情愴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跡也小哀則戚大哀則涕不可偽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于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為臣而死也不然何王臣而涕有悔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遂遊麇臺而還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間生七歲而雋讀書于無間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為王薨也寡人觀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間生學於無間必其以孔子為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間生即臣之弟子季子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取于博韓王軒然仰笑而墮冠曰徵君果以無間生為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間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遇無間生無間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為其然也無間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壁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于衰騁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師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猶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

石梁也溢于潮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斃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為得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為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鳩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拊髀歎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于子矣無間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徵君哉二姬死亡實感寡人子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徵君故寡人三陳醢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曰易明式微

難進

徵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徵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臨何捐棄也左右告徵君徵君答曰甫欲見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甯戚曲于子齊而後相難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雖然夫賢士行一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為之舉憂樂者吾道之門也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不驟違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驟違其志則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讒有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盡於前而哀於後是耗氣狗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昏狗志而未墮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為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而杜跡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宏以納機倘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有柅焉召而後見時或舉二姬於心况不召而往見胡可暢也得無惡乎左右以其言復于韓王王以宰享之侍而問政暮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廉道不拾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于王王立為姬而寵之

妖孽

徵君遊崆峒之山見一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炎之室其棟將頽田為戰場奸雄啼徵君聞而怪之命從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為鳩飛于巖木之顛從者匍匐而告曰此何異也徵君曰吾聞國將亡聽



於神今二老之謠非人之言也又化而為鳩其性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依鳥而為鳩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今外戚盛而主柄移羌虜擲而皇威伏賦歛急而頌聲息災異虛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于朝夕可坐而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分祿帛于無告之眾以固懷其心窺王室之動靜而陰鎮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舉誅戮愛臣翦滅汙吏攘外夷而固中原盟諸侯而定雄業此誠一時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遇風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言未卒二鳩長鳴而逝徵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余聞謠于崆峒之二老而知漢因以亡小子其識之乎

世子

韓王世子卒徵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權周岑曰子哭世子也為其賢乎徵君曰然曰子之賓於韓世子未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與左右鬪雞走犬以為遊狎之樂此薄德也子美賢之曰韓王暑而求凍饑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既凍乃進于王韓王說為之賦懷冰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風去冰室而命築鏡妝之臺甫是以悲爾周岑曰子何不諫曰卒也其在乎卒也其在乎

賢妃

韓王夢二姬與之遊王驚倚風侍寢而撫曰君寐弗寤何謂也王曰吾方舉玉壺紫英遊於香圃臨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墮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孌也倚風出幃秉燭而諫曰妾以為君之夢商巖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既死猶不愛君况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誤君生不願為二姬佞死不願為二姬遊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妾聞二姬有固寵之過有毀善之愆而又有怨君之戾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又蠱君子夢寐妾以為君之思必深也是以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昧死瀆

君君其念之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之詩何義也王異之曰汝聞殆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于關雎基風化也哀窮窳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罔非善也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賡之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天下則文王之為也吾誦關雎而思文王乎事殷之心不渝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為文王也夫是之謂關雎倚風曰君美不哀窮窳而思賢才乎王怒曰汝烏知吾之不哀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怨于君而君哀之其死也負于君而君思之妾是以測君未能也王乃歎曰吾不穀天賜以諍姬是吾福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囉囉堂下韓王與倚風撫琴而和王謂左右曰寡人無句踐之恥而竊有志焉乃酌酒于楹左右皆觴之謝曰臣不敢盡命也是歲韓國大稔諸侯聞韓王得懿姬咸以千金構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於是國人為于市農舉于野布令累月醜美女者乘載于路韓王聞之笑謂左右曰寡人得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未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哉雖吳越燕趙之產不能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為善是以國鄙之女有一目一眉之麗者悉進于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之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皆慕君之味關雎也君亦唯是儀刑於宮闈毋荒其色毋耽其宴毋淹其鄭聲以勤樹公室不亦顯乎且徵君有顏回墨翟之賢賓于茲國諸侯若失重負由此觀之雌雄之形決矣况諸侯之富皆竭王室求如倚風者易而求如徵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志也昔者文王拘美之時凡迎紂之欲以釋文王者豈皆后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誣也君得倚風而委以宮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于外然後可今君之得徵君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謀以詢之使諸侯倚藩籬而觀笑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藹肝膽於前也君有其國而無其土壤不可謂完有諸侯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謂貴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謝于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興非逆也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體



運豈能與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睦于韓韓王問于徵君將以辭使以楚書有盟意也徵君對韓王曰諸侯相睦禮也禮不可失于諸侯失則隣國之使不入于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乃享其使而報之

嫡庶

韓王欲以倚風為夫人莊白諫曰不可夫先王因名以定分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宣陰鬱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以贊外務暢陽蔚也故天子以諸侯為級有級而後有序而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于后猶諸侯之于夫人也聘以示禮宴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示宗親蠶以示勤故能為天下母諸侯亦然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唯齊體於君是以光佐於內而致享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降庶有寵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瀆於禮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曰以妾為妻則伐之非私典也所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賢聞諸侯君之明亦乎矣倚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乎矣夫美而賢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執是名也不足以為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為姬重且以玷姬之名累姬之美而返譽于諸侯即臣見韓國之目卑也君其慎之王不聽乃訪于徵君對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為何如也曰以王之所為子其晉文乎王悟而悔之

奪嫡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喻以動王王喜而飲酒倚風鼓琴于宮學關雎之音徵君聞之叱曰是琴也始作有仁鳩之聲繼而有鳩鷓捕物之聲誰其鼓之誰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徵君曰然則何為而琴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曰不可夫關雎之詩詠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琴之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凌上卑越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為關雎久矣王以為賢臣竊以為憂也夫琴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于內則瑟之音平以和志戰于外則瑟之音激以乖今姬也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譽於琴非祥之徵也夫譽不可長以寵而長譽是玩百姓而瀆諸侯且以倍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誓則四鄙之諸侯皆欲無禮於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鄙以為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強王將修政之不暇而驟以一寵隳其紀綱則千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之大國而不晉鄙也臣不佞寄食于諸侯亦視王之此舉以為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歎曰事不立矣徵君出有嬖人讒于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雖有懿德婉行不能範于國竊為夫人惜之今乘君之寵幸而弗自圖恐華落不再榮而媿好之怨踵矣徵君固賤士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待夫人恥孰孔焉夫人欲得志于宮必去徵君而後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為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為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窺君之酣而泣于前曰妾處幽獨被日月之末光得奉箕帚之役舉宮無間言妾何幸有此譽也君亦不以妾之賤而殘其寵欲舉妾有不次之恩以為君重妾實非薄不敢仰手而承也側聞徵君短妾於前而結君之左右君信以為讜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使為士者謗于道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願君賜妾以死無使賢士曠于市朝以為君辱昔二姬之死愛君也不可謂怨妾欲與二姬遊于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君必啟前之心而去之此豈寵隆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中矣明日王果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言以愬倚風泣王亦泣遂議立倚風為夫人是歲徵君行



微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魯宿于濟陰有盜者竊其笈從者曰子窮矣微君曰是何足以窮我哉夫君子違于內而窮于外樂于心而困于跡此負道者之為也如是甫焉往而不窮故游諸侯而不得志是吾窮也項有韓使至餽百金以為贖微君不受從者曰若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為發仁義為贖則弟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饑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于諸侯以為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子有受贖之義窮則執餽則受禮也子奚猶介而自困其身乎智者不為也微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信飲甫以仁義而欲寄口于諸侯以免死于道是從遊者皆乞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必為乞人之計則簞食豆羹之問殆有甚于乞者汝亦畏死而取之耶充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為是而伯夷之廉為非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為師而盜跖為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為窮孟軻之受贖為義而病甫也不知仲尼獲麟出涕曰吾道窮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萬鍾于我何加焉由是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為窮而孟軻未嘗以受贖為義也且孟軻之受贖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宋之君子孟軻未疏也在國無雙人之讒去國非簡賢之故是以受宋之贖而不辭也不然何却齊之兼金辭齊之萬鍾而綽綽乎有餘裕哉今韓之遇甫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惻誠內蔽于讒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甫是以去韓而賓魯不幸遇盜日中無餐僕有饑色車不接羣空爰而往韓王適餽甫以金此稱義之福塗也甫之不受又何疑焉夫矢志于韓而受其餽是猶魚之失水于淵而又吞其餌也受餽者傷于義吞餌者傷于舌其貪均也汝欲甫受韓王之餽而自同于吞餌之魚死則免矣其如義何韓使為之於邑乃棄馬而還魯人聞而餽粟徵君受之曰義也

闢邪

天皇祀老子于宮中自謂紫微玉真帝君羣臣上表稱賀李固諫曰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仰建乎極此不可以為號也昔我孝武皇帝誕求神仙肆興土木六經表章而未旌是以方遊之士踵跡而進以師事之乃其祖落天下稱武而不稱真者以天子無遠民以自崇也陛下即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鴈行而入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熒惑水旱之變不及秦宮廟陵闕之火不及閭負比干之忠者或幽于請室張如簧之巧者或卧于廟堂臣竊思之可為寒心哉陛下誠宜恢裕德化振肅綱紀以消汗穢鬱濁之氣朝夕儆惕居之以恭敬無怠然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乎號情萬幾之憂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熙光于祖宗而垂聲于後世臣以菲劣之才忝列三朝顧無尺忠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諛媚之行以為陛下辱然臣隱忍于質帝之秋而欲效忠于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心裂腹以覺悟陛下陛下不以為然老子不能為陛下忠陛下反屈膝而師之以重為權奸之竊笑此微臣所以憤懣而流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為是而亦不享陛下之福矣夫陛下疎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臣恐天下搢紳之士翕然嚮風皆舍儒而崇老以瀆朝廷此非陛下之福也書奏帝不納徵君聞之謂李平曰嗟乎難日至矣 洎曰李平此疏考之漢書皆無所據若為漢之遺史則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載往往不可考陸宣公獨謂此史疑晉人所記而述者不無見也然李公此疏較諸漢書諸議文更雄雅

時勢

徵君見魯王魯王築五丈之臺以延賓客賓客聞而來者揚眉洗舌各負霸王之策持長短之譚而求得志于魯魯王大醜賓客奏樂于臺下賓客以厄為魯王壽而言曰今日之會臣等何幸而廁于大王之末也王以為天下之勢孰強孰弱天下之國孰大孰小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眾孰寡魯王默然久之乃答曰寡人處最爾之國不能揣天下之形情我先君封于魯非周公之子孫而享其茅土然先王之化至今賴之寡人是以修過於四方之



士借光於藩封之列宣揚文武以夾衛王室無使豪傑之議其後為天下戮笑此寡人之願也今者築臺以延士而天下士歸焉不以寡人是棄寡人辱以五鼎之宴而天下士樂焉不以寡人是誹以魯之民人寄於不設之一人亦惟朝夕懼慄而求四方之規寡人也先王其若之何客曰大王知食葉之虫乎有數仞之木其葉扶疏油然而陰人皆以為值寒而凋待黃而落也方其五六月之間虫生其下以枯葉網繆而為巢附縈于枝上潛飲朝露以為無傷其木也不知旬日之內其葉稀稀其木濯濯向也扶疎而成陰今則頽然而無葉矣其所傷者即其所棲而為陰者也夫虫依乎木而亦傷乎木豈其心哉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而求食也然則一虫之微非能傷乎數仞之木一木之傷亦非一虫之力也木之質不彊而所蔭之葉徒足以資餓虫耳故葉欲榮則虫益附葉欲凋則虫益食其勢然也豈惟食葉之虫乎有三寸之魚畜乎方渚憑依乎茂藻之間湯漾乎回瀾之際以為是魚之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潰于淫雨而方渚之波通於川瀆而魚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數澤而東躍乎滄海若鯢之變化而飛翔焉雲行雨施周流八埏而鼓動宇內之萬物是其在渚也安於渚而不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勢然也吾聞聖人觀魚虫之所靜而知其所動故一弛一張或柔或剛伸縮無逆動靜無方亂世則為魚虫治世則為侯王吸而為秋陰呼而為春陽其變化也莫知其涯故聖人之顯烈無窮焉王何不為聖烈之跡而忍魚虫之舉也夫天下之勢皆強而吾獨弱則弱者持其勝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獨小則小者固其惠天下之士皆智而吾獨愚則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眾而吾獨寡則寡者守其要魯小國也勢弱而民寡有君子而無智士不能起魯於大國大國方以藩屏之職是效而無事于攻伐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乘此而畜眾何民不強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不於此時圖昌後之策陰修仁義非乘時之雄也大王其熟慮焉魯王曰昔齊桓有葵丘之會晉文有踐土之盟彼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為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絕業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賢附天子之光擁魯國之地有徐充之饒河濟之利龜蒙之限以為固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為也其奈大王何魯王不能對徵君拂纓而前曰何為

其然也昔周室既卑封建之國皆為戰場商鞅范雎儀秦之徒相踵而入弄轉圓之舌以遊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者亦時也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哉子欲以儀秦之術行於成康之世猶鷹隼之羣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明矣且憲也聞之識時者不先乎成事者不謀于家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魯而適足以重魯又何賴焉魯王稽首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聞先生之誨敢密厥志矣

樂論

魯王享徵君於南宮陳六佾之樂魯王問曰今日之宴得無欣乎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耳矣徵君乃命樂工舞於階其儀踰躅其羽揚揚魯君曰韶舞何加焉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于娛心而後和而後化于羽格苗鳳凰儀韶淫魚聽瑟孟嘗泣琴豈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樂為心娛臣是以不敢隱也魯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徵君避席而對曰駁哉王之問也夫王者營政三年而作禮積德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于舞蹈而合乎性和于上下而合乎治雅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揖讓和而不淫怡而不縱故禮極而樂隆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鼓萌藥時雨之沐萬物此之謂娛心之樂魯王曰善

士論

魯王疑士問於左權曰士之遊於諸侯利歟否歟左權對曰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替故諸侯之不可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士為體故動無異形以士為心故謀無異慮好士者如飲甘羹擇士者如調亂絃此言士之重于諸侯也魯王曰士不同與曰雖可以利諸侯者亦不同焉臣聞得賢士者興得謀士者固得辯士者達得勇士者強得藝士者揚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游諸侯墨翟以仁游諸侯管仲季札端木賜孟軻荀卿以禮義遊諸侯范文子趙衰晏嬰范蠡樂毅魯仲連以



智遊諸侯商鞅毛遂荆軻蘭相如之徒以信術遊諸侯廉頗趙奢孫臏吳起司馬穰苴李牧養由基孫武子之徒以兵術遊諸侯蘇秦張儀公孫衍蔡澤陳軫代厲之徒以縱橫遊諸侯以道遊諸侯者諸侯師之以縱橫遊諸侯者諸侯役之士役于諸侯則馳辨無端策發慮無忠謀故曰一激之怒炎于火三寸之舌芒於劍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馬利于諸侯哉魯王曰寡人得徵君果利于魯子曰徵君師也臣不敢譽曰首爽何如曰爽臣之甥也使之輔賢王可以膺一面之寄盜賊不敢樓蒙山而窺魯王其聘之魯王歎曰舉不諱親忠也不譽其師敦也子之器足以輔寡人矣是歲魯王田于曹南獲龜以歸

### 玉論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為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為無玉乎荆王之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璠出于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為鳧杯其妾視之誤毀諸地是魯璵璠無倚頓之杯久矣今有人持璵璠以進君亦以為魯無璵璠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王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為然哉若魯國賢士之數也今君以為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咸麟高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璠之沙也遊于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王之為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庭有刑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何敢焉王不聽 洎曰此等文章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上秦皇書更出一機局便覺文氣奇逸但內有展禽之後一段文字頗類滑稽體學古者當自識之

### 重賢

魯王得楚人之玉謂張表曰昔卞和獻玉于楚王楚王却又刖其足以示眾夫却玉不明也則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荆山之玉進寡人賞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如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表對曰王不如也魯王曰何為不如曰臣以為楚王之明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強國王知之乎知強國者不以玉則楚王之却不可謂不明也則士而絕佞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時使和氏進一荆山之土子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却也况刖之乎今魯國之士抱器而進于王非特楚人之玉也而王不賞之獨何與王自以為遇玉之禮過於楚王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而不知王之戮于天下士也有甚于刖足士之抱器而歎亦有甚于和氏者乎何王之明于玉而闇于士也故曰臣以為王不如也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訕也寡人好士築五丈之臺而延賓客叔度不至寡人聘之叔度至寡人饗之何謂不遇哉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猶寵其玉今遇叔度而不能寵其道可謂遇乎哉臣竊謂賢王不取也魯王曰子不誨寡人然沒沒矣遂以楚玉賜之

### 論易

徵君將見魯王驟雨至居而讀易周岑左權朱儁孔紹祖待坐朱儁曰儁聞之古之豪傑不以章句而媚時故有志者往往得奮其策而樹功于天下刊名於竹帛此豪傑之所為也夫子賓于魯魯王師之出不為寧戚之窮進不為馮讎之乞動不為子方之驕語不為韓非之激溫裕足以寤其人民忠恕足以達其政事貞亮足以光其社稷而值多難之朝遭昏蝕之世此誠豪傑得志之秋也今夫子疎疎然閑而若拙默而若愚終日端居而讀周易不亦鈍乎徵君曰汝惡知哉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武侯得顯其身而卒以自斃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秦國治強封商於之地秦是以有窺周室之心蘇秦以縱術說六國諸侯得相其身然二子卒蹈車裂之禍民無思焉至于韓非李斯劉淮南之徒皆明智而通達博文而延譽然猶不免于顯戮此由昧易之道也故知易者善為巧拙愚智之間隨時而



動緣機而流宜柔宜剛宜弛宜張宜行宜藏宜圓宜方此之謂知易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朱雋出周岑左權孔紹祖疑而問曰子之論易予小子不識所謂也敢問今何時哉曰蓋曰今漢室雖亂其子孫猶蕃於有商皆據必爭之國守膏腴之壤相與而輔佐之猶可濟也何謂盡哉曰是則然矣汝獨不見蛛之結網于屋梁之隅可坐而待食自以為安及棟樑朽而椳題傾蛛乎雖欲寄一絲以聊適不可獲矣當今之世何異斯夫 洎曰讀此可與論易理且文思不羈

嶧山

嶧山崩魯王問徵君曰天禍敝邑嶧山崩焉此何象也徵君對曰昔者秦始皇東遊鄒嶧刻石頌功意者天惡其侈乎魯王曰自秦以來幾數百載何及于寡人之身嶧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于天皇以求附庸除顛與之垣而棲也徵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為魯公也有民鬪于莘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誡魯公曰我先王之未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民神實汝文祖伯考之績也鎬人曰子輔之自汝封于魯邑子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邾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母貽叔父咸洛邑既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至于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令莘土之人不靖舍其桑業弛其禮讓流言于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曰念茲若隕深淵汝惟克勤毋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言不再魯公因是以修其禮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遇薄刑而弛禁信民而文俗行之三年而魯國化山不崩圻水不溢溢若此者以國之政魯公出之國之民魯公治之國之官魯公用之以魯公之賢當周室之盛而委國之責不辭魯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而無民又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皇之命也三者王不得而權之是諸侯寄於國也非寄于諸侯者也寄于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問者嶧山之崩豈王之有戾政于國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其壤地以暴過于鄰國民亦對之今王畏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與之以顛與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為賢王辱無壤而求削無民而惡辱臣以為賢王之計過矣漢室昏亂山崩川竭之災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嶧山乎王若請罪而求削不可以示諸侯王其圖之魯王曰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洎曰此篇有周公誠百會書與經之訓誥何異然乃不見于尚書豈秦火之失與若失于秦火則外史又何自而述也竊為後學擬之

君賜

魯王以鹿羹餽徵君徵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豈辭一謝乎徵君曰子知羹之為重而惡知有重于羹者哉夫鹿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不餽餽士而使士不及嘗奔走詣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羹之鼎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為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母以為簡也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深恙乎對曰鯨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履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為鼎以仁義為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達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為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美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睹淵泉之洋洋沛而渴者不及飲觀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饜也賢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羹乎魯王歎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謂矣

出處



魯王田于穀成徵君謂大夫韓韜曰魯王二田矣甫其歸乎韓韜對曰子之遊豈為一魯王哉是以二田棄諸侯之望也子其磯矣徵君曰今諸侯好田其不為魯王者亦寡矣蓋歸乎哉吾有先人塚廬隣于勢族將以我侵乎有秦田十畝災沴不時酣政不息將以我傷乎衡室其幽蘭蕙扶疎蔭庭之阜雜桂與槐蔚然而林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左右陳之以琴瑟以琴瑟之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實馳所心盍歸來乎曰噫子何戚之孔也且子何莫為仲尼之遊乎畏于匡阨于蔡微服于宋擊磬于衛接淅于齊絕祿于陳歎曰歸與歸與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于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動歸與之歎非仲尼志也子欲辭魯而行請復遊于諸侯可乎苟漢室分崩諸侯不輔相尋以兵肥磽之壤皆為戰場老者赴深壑壯者流四方當是時也子將奚歸乎此騫戍之所為而老馬之所以惋望而流嘶者也吾子勉矣徵君曰不然吾聞聖人達權賢者執經子徒淹子之歸勉予之遊而不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昔殷將滅而微子逝周既衰而接輿狂秦世虐而西姑棲新室亂而薛方適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歟今王室有新之漸而無方之舉吾恐老馬亦掩嘶而竊笑矣嗟乎東京為諸侯憂韓韜謂曰子固矣夫昔酒傭負羹而殷舉屠叟漁渭而周獵五羖投秦而繆霸寧子于齊而桓與孫卿遊于楚趙子輿馳騫于梁滕范公顯越而鳴夷張郎佐漢而辟穀此數子者豈無塚廬之思躬耕之樂哉誠知立功為不朽也諺曰荷鋤候雨不如決渚言時不可緩也徵君顧其弟子曰知權乎知權乎

天文

徐淵遊于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鷄乎鷄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之晚此之謂氣化其鳥載于爾雅者也子不聞鮒竹之荒有鳥曰鷓鴣生于股焚感見則孕是以禽而感于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鷓鴣臨溪而啄影則孕吐于口而生是感于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十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

名之禽無稱之獸惡可窮或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于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為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虛為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于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歷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歷者循其述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也規天而作歷猶非也驗諸運焉云爾已矣曰何謂分野曰上古之輿壤地無紀不貢不賦穴居而野處後聖為之經畫九州以鎮其人民奠其山川頌其貢賦地于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夫星辰之茫昧亦未嘗屑屑然而為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施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照于天若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奚徵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譚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子何隱厥藝哉曰懈人紀而貪天文惑孰甚吾未之學不敢進也 洎曰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名器

徵君將如齊魯王賜以黃金百斤徵君謝而不受乃以所乘之輿賜之徵君出魯之疆對魯使而言曰昔聞先王辯物以章軌光耀一世故車服有等爵賞有度使諸侯士庶無相瀆也今魯王之輿諸侯之器也而賜布衣之士瀆也大矣夫禮以防瀆瀆則僭僭則淫淫則亂亂則滅春秋之鑒固不遠也諸侯之欲親士豈無彝器而必以輿乎焉可瀆也昔我漢祖翦強秦之緒而光有天下封建同姓割土而諸侯之魯得以微福于周公伯禽以庇其子孫保其宗廟而恆有其國朝覲以懷之宴享以親之錫命以榮之此天子所以寵綏諸侯者也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土以述其職事有封建之形業而無其權命以魯國之弱不于此時躬修仁義以懷其民神則百歲之後魯其為墟乎而况瀆其器以自同於徒行之旅是失其所載神弗祐也夫為士者猶策驪以代勞况於諸侯乎今去魯而出疆



朝歷山川夕犯霜露士之勞也若乘魯王之輿而見齊王之輿猶魯也齊王以為魯不能禮而瀆之以器士不能貞而瀆之以躬是輕隣國而恥士又何違焉夫天子以輿載命諸侯以輿載職士以輿載道今以載職者而載道弗可行於諸侯也子為我辭魯使返其輿而告魯王魯王歎曰齊其得士乎是歲魯王俘其弟妻以寵妾易之君子是以知魯之不能禮也

天祿閣外史卷三

賓齊文

待士

齊王饗徵君以牢次及李元為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魯猶為魯為齊之一壤也左權獨恥之乃據楹而嘯謂齊王曰旨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為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為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治時盛則變醜士不能忠思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于息之所感耳故曰戰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于未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于三子宜矣苟有士產于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表朱雋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于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為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齊姬

齊有閻者通于齊王之姬姬譽其閻者于王乃使人代其閻職以閻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于左右在王之宮咸餘

閻者畏誅而避於市姬以婢索之謀洩于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窺于庭瑟音不和齊王撫觥而咤曰汝有瑟技而寵于前今鼓瑟而音不和汝何為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于君王猶魚之狎于江海也江海不為一魚而深其流君王不為一妾而深其恩妾之寵寄於瑟妾之戾亦以瑟喻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為必誅而無悔雖然吾君負伯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于鼓瑟而闇于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為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利民是罪戾在妾也不和于民而和于瑟瑟何利於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誠以妾之寵寵于眾以瑟之和和于民則妾雖就鼎鑊之戮而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與吾雖為東藩主民無責焉治撫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則耽宴夜則其寢無憂于心無勞于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于民吾欲汝相諧而被于音樂其寵祿以終吾天年而况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暢洽而典型尚存焉故諸侯藉天皇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釁內無大臣之爭此吾所以樂也若齊民之弗和固有司責也今之諸侯朝覲則不得述其職交隣則不得尋其盟雖夷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徵亦以靖諸侯也吾何為哉姬因泣于王曰妾聞諸侯接壤光輔王室千秋之後安知不為戰國乎今亦季世也權降于下國無綱紀災異紛拏苛網橫鶩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思而謀其國者哉是以周室削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伯者不逆天而從欲願君熟計而勿與俗羣也徵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淫淫婦多藻其齊姬之謂乎

將才

有燕將亡于齊能為雲梯之術善舞戟以好鬪殺一人于燕市遂奔齊齊人留之因進于王王曰寡人非用將之秋也請却之次日復進于王歷試其藝王曰寡人非任將之才也請舍之燕將恥不得見于齊王乃訪徵君子會臺載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技遊于齊一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于國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固薄技之累也先生以仁義之策于諸侯齊王禮事之以為上賓光被鄰國而天下士趨風焉僕以亡命



之徒不能自飾竊欲謬附于青雲之末苟得以片時假譽于王僕之榮也昔鮑叔薦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生而興高祖今先生有鮑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略所以屢黜而不悔也僕聞大厦之朽棟以之削而為椽則不知其為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為籠則不知其為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為臣則不知其為賤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為良工之一用願先生其汲之苟有小裨于國家無忘報也徵君對曰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齊則何如哉燕將曰僕將以兵術說也今漢祚不振夷狄內侵國無良輔郡無循吏重賦斂十室而九空熾刑罰十夫而九怨何岌岌也得賢王而圖之起桓文之絕業盟會諸侯以誅姦為名而尊王室安兆民哀則扶而翼之危則繼而興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為諸侯患者無他有國而無士有位而無民無士則不能關其國無民則不能尊其位諸侯晏然以為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無事于富彊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劍而步剪諸侯如決壘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為安亦不得已而况舉桓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也昔子產圖鄭而晉不慮其疆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霸弱不忘恥小不忘儻故能保社稷而懾諸侯今齊國地方千里限之以岱嶽經之以漯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德景之饒堂邑之戰場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馭諸侯又多智謀之士皆擬于盼子機變之儒皆侔于晏嬰若齊王樹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攻戰之任陸先生以帷幄之責而國之權在齊王誅不軌曰天皇誅之討一淫國曰天皇討之應運而舉王霸不足為也徵君喟然歎曰憲聞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偃跡而高卧天下無道則英雄吐氣而齊聲由今觀之王室其將卑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於前而創不拔之業光武龍翔於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二祖豈能自為哉謀臣猛將雲合而燁舉被見失策神懾而鬼驚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士而求諸侯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夫王室將卑謂之隆諸侯無權謂之雄僕誠所未喻也何則王室隆而諸侯謀權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必絕其統今齊王之權何有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漢也徵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木苟得志于齊三年而修武五年而積粟齊其霸乎

封禪

齊王將遊泰山問于徵君曰做邑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能舉也秦始皇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徵君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羣神于岱岳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經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惕也如是豈能懈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于封禪勦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為封禪者七十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離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內幾刑措之風固盛王素主也至于封禪則恥之及孝武即極玩武佳兵傾海內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肆伐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到符瑞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榮號是以漢祚中替卒不能休隆于前也歷至于今譚封禪之事者猶昌而未熄豈非貽謀之慮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之賢而光濟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偃秦山之碑摧梁父之碣毀雲夢之銘修明堂之典以臨天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于桓文也何必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雅矣矣乃命左右紀之

留賢

齊王盡色不能恭禮賢士徵君將行關吏問于王王使五臣留行姬侍于王之前以執掩面而問曰君命五臣留行者誰耶豈非徵君為乎齊王曰然姬乃叩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得戾於齊之社稷妾雖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為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拜士可乎左右曰吾聞築臺以積民怨何士之為昔高祖拜韓信而興漢未聞築臺也君今傾心于愛士而驟為築臺之役吾恐天下之豪傑解襟而怠也若不得已或醢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為簡士也君其醢焉齊王晒曰然已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齊民已聞築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



亦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姬通于閻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鸚鵡寤于玉此事雖鄙可以喻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徵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為天下靖紛排難而立功于國家者豈徒受人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沒故去一壑之樂而羈於斯也以士之初心得天下之賢王而建明之何功之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飾戒于世哉士之委身于君猶女之結髮于夫也禮不具而求媾則女恥之恭不崇而求遇則士恥之孟子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抵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巖穴也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短褐而不感耳藜藿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于遺世耶亦其所處之然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盡于其志讒佞不好于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于上效牛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椒蘭之饒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畜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告季王知之乎權姦弄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忘也臣將遊秦楚魏晉以告諸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王其圖之是歲徵君入衛

賓魏文

入梁

徵君入大梁說魏王曰今天下之義士皆高賢王之名賢王何脩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賢而據大梁以為固大梁天下之衝也地盤乎中原勢臨乎四鄙虎牢以為關河洛以為渠嵩山龍蟠二嶠虎踞名山巨川高臺麗苑不可勝數四民之務悉會於此誠哉帝王之業也周以此營漢以此興諸侯雖強可以四面而制故大梁之國天下莫盛焉今

王之賢過於信陵大梁之士優於劇孟廣武之場足以練眾葵正之地足以盟諸侯乘此而興霸功必倍之夫賢王固漢室之親王也再傳之後必歸賢王坐享富貴之樂以待其授不亦美與臣聞王之宴也楚姬舞於前吳姝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泛箏於右賢王之樂埒於天子而又有仁義之高名此諸侯之所宗也雖然臣以為當今之勢不如中葉之盛亦明矣夫得時者勿怠得士者勿失故智者料于必然仁者謀于無形願王先必然之料決無形之謀而後享富貴之樂則漢室復隆于賢王也主何默然而揖讓于諸侯哉魏王變色而言曰噫嘻此寡人之所諱也徵君對曰王何諱之為也今漢室有周報之漸齊民有倒懸之危老氏講于宮禁胡馬牧于王畿賞僭而刑濫民凋而師疲盜賊已相呼於州郡而英雄未奮者亦畏吾王之賢明也王何諱焉宜急修守戰之具復葵正之盟以爭雄天下則上足以扶漢室下足以立桓文之功此諸侯之盛節也今秦晉楚三國之諸侯其樹霸之心久矣彼皆大梁之雄隣也此時一失則王不能掩帷而卧雖孟門太行之險奚足恃乎魏王曰先生以佐皇之器臨于敝邑幸誨寡人寡人蒙鈍怖慄而不審所謂也及茲暇日請交榻而譚可乎徵君對曰臣聞謀密者事無覺名完者身不戮臣願王密焉魏王曰寡人行此謀也苟諸侯不從奈何徵君對曰今為王計亦不過尊王而已矣以尊王之名而勸諸侯何諸侯之不盟以尊王之名而誅匪臣何匪臣之不靖以尊王之名而刈夷狄何夷狄之不賓以尊王之名而綏黔黎何黔黎之不懷此一動而名實歸也王盍圖之

圖霸

魏王觴徵君于平臺魏王問曰寡人之邑與秦晉何如徵君對曰臣方遊齊魯而未及秦晉不敢以虛辭奉王也魏王曰然則齊魯與寡人之邑何如徵君對曰齊魯地方千里猶大梁之國也齊魯之山川猶大梁之山川也齊魯以吳楚幽燕為隣猶大梁以韓秦三楚為隣也周召之所封世有餘澤亦猶大梁之所造也四者無弗均焉然則王奚不問臣曰諸侯之脩德與寡人何如而乃以國問也且大梁之國賢王得而封之賢王不得而號也大梁之眾賢



王得而安之賢王不得而役也何則以有國而無權也無權則政令不出賦稅不貢是寄之以藩封而實與祿食之臣一也昔周之封諸侯不過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其政令貢其稅賦而述職焉今諸侯無職之述故封國之制過于周而實不及否則天子之于伯子男今皆去其壤地而何獨優裕于諸侯也夫諸侯以祿故國雖大而不能惠諸侯無權故民雖眾而不能威此諸侯之所宜恐也諸侯宜恐而不恐宜憂而不憂如是非王室之治安則不可王室危而諸侯不憂何也今之為諸侯者未有若王之賢而愈懈厥德賢王之足以為盟主天下士皆已決之矣賢王誠能陰施仁義延天下智謀之士而充其庭練兵於講武屯粟于敖山而盟會諸侯以靖王室揚義聲於海內建不業于無窮也以王之賢豈能倚視王室之傾乎夫賢王為宗國謀也雖握之以權而不為畔臨之以勢而不為僭張之以形而不為逆何則俟其治亂而為之誡伸也治而不順則諸侯之舉也必蒙天子之典刑亂而不圖則王室之繼也必在異姓之豪傑此時運與人謀同而順之者昌逆之者殃不可危也臣今得侍賢王於平臺之宴幸無以一觴之寵而忘天下計遂叩頭陳謝魏王避席亦叩頭而謝酒酣歌鹿鳴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辭爵

徵君居大梁三月國中絃歌而治有司欲聞于天皇而爵之徵君謂國人曰予向也舉以孝廉辭而不就今遊茲國豈復求仕耶苟有仕進予惡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賢佐有陳寶張李之屬巖穴之潔士有郭徐袁周之徒皆予善也吾欲進則必達其志退則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進退無累於憲也而又何眷眷乎然所以躡桓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盛而名幹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矣吾寧蹈海避世而潔名於漢廷以免龍逢比干之辱不亦可乎今憲也遊譚諸侯折節而賓之不可謂辱也抱伊管之志非押非闔非從非衡非堅非白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獎王室不可謂誦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扶羈名者為河陽之召滅義者為秦晉之吞則予當結居於南山之坡被褐鼓琴以詠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琴之聲無相聞也昔者周道末仲尼歷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有亮也若軒冕之榮何足以警予哉國人曰自徵君之入國也農不怠耕女不怠織有司刑乎而不貪徵君之風一何淑也今欲捐我而往必有憤志一國之眾將投命于徵君矣其若之何徵君曰予憲也何以重于魏哉國多溫民故俗易化上多靖吏故刑易平非憲之力也言未終國人為之作康歌是歲魏饑首山崩黃河無風而波徵君歎曰民作康歌奈山川何區區大梁其無以為漢室乎

繼立

徵君入見魏王長揖而言曰魏國天下之中原也人民以守之山川以鎮之自先王以來國無大警而生民之業日饒固鼎地也今國凶于饑饉民無所賴山崩而河震民無所寧其憂在王乎魏王曰寡人王室之叔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既敝國寡人之戾也寡人雖處中土不能脩德蹈義徼福于社稷之神明以恐王室然寡人亦惟是泣血之故實無有愆于群臣百姓天不賜寡人以刑乃饑饉我人民崩溢我山川憂患我社稷蕩搖我王室寡人之顯戾不可拯也寡人有母結髮于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側室生寡人伯兄先君曰側室之子雖長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側室亦舍長子伯兄而捨寡人告我先君曰君無以妾之子為長而命以國使妾有他譽唯嫡子仲氏立妾之福也先君曰立嫡之命出吾意也而議未布于外內以汝長子之故今汝以一婦而能禮讓且智吾之內釁由汝熄矣遂議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謂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內言是難基也公子其圖之寡人對曰此吾君之側室意也何難之為侍臣曰公子誤矣側室之請惡知其不以心測君也君若謝國於宗廟于歲之後彼將挾其長子而與公子爭則何如是挾長以為名而爭公子以為釁也若讓而後受雖有釁而附令譽焉且公子不聞伯夷叔齊之事乎孤竹君以愛易長而命立叔齊國人疑之伯夷怨慕而逃道國人哀之叔齊若可以倖國者乃遜而不與天下稱仁焉今公子先為叔齊之舉而後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嬖人曰不然伯夷叔齊皆嫡產也故



能相遜其國而有令名于後今舍庶而立嫡其能遜乎夫公字有申生之賢而君無獻公之惑側室無驪姬之讒公  
子宴然而居之至順也又慮哉侍臣曰不然昔丹朱之于舜商均之于禹彼皆異姓也而猶避焉今公子雖以嫡  
庶固同姓也豈又皆嫡子而後為夷齊之事乎若驪姬以讒而禍晉國則獻公之為也豈非時驪姬非特亂禍也以  
弟而侵其兄而况驪姬之讒得濟者獻公在也使獻公死而申生立雖百驪姬豈能亂嫡庶之名而致新城之難  
乎今君之側室其子雖庶兄也公子雖嫡弟也其名不完故有後釁公子以嫡則不可避以弟而遜人孰不然公  
子有遜兄之名而不失得國之利且無釁于後名全于叔齊而智高于申生也寡人是以行先君之側室聞之而憂  
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矣君何不聞妾之子不可奪也意者君以妾之故而遷其前言乎不然何公子捐國而行  
也若公子罪妾妾將攜其子而假君子所以賜妾與子也妾與國孰重要與宗廟孰重要與公子孰重要在而公子  
行妾安能一日求活耶願君亟反之非為妾也為公子也為國與宗廟人民也不然妾雖萬死而不足贖君之心胡  
可明也先君遂返寡人于國寡人之母不能亮先君之心又不能以寡人之返國而亮側室告先君之心以為中讒  
也而側室死焉先君有疾寡人之兄亦不食而死先君將堯執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母悖戾禍莫大焉雖及黃泉無  
相見也吾子勉之寡人是以朝夕泣血一目玷明固寡人之惡也今天之為敝國禍小也畏忌無敢諱也若王至討  
敝國之罪奈辱宗廟何微君對曰王之是心也是以察庶物而和諸侯乎雖然今之當害其王室之憂也憂在王室  
則饑饉崩溢豈惟降于王之一國哉臣為王道之夫今之諸侯朝而不貢無壤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懼焉貴而不  
親無民也故百姓之饑饉不必咎焉王無是職又何以為宗廟辱臣故曰王室之憂也魏王曰然則列國之壤地人  
民尚有饑饉崩溢之禍亦不足以為諸侯憂乎曰四方有難則王室憂王室有難則諸侯憂由此觀之諸侯雖無職  
亦安得而無憂也惟賢王委厥志而已諺有之曰農勤于朝文勤于宵宵必願杼朝必望雨言得時毋息也王其圖  
之

桃林

微君以桃林之事說王曰臣遊考父之山瞰桃林之野每喟然歎息曰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命非寡也以  
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仗黃鉞而不誅祭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乃脩文偃武放牛于桃林之墟歸馬于  
華山之谷桃林者其在乎茲乎夫以武王之賢當紂之厲從而奮之是猶水之赴絕壑石之下崇岡孰能禦哉當是  
時紂雖欲為一旅而不可得至于牛馬及畜而縱之何紂以天子而不如牛馬也魏王不答微君曰賢王以臣言為  
過乎魏王曰非也寡人之於王室媿不能效牛馬之勞是以不答夫牛馬之賤勞于人而必思愛畜之紂以天子之  
貴豈享兆民而不如牛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後知天子之勞與牛馬同故能守其貴也微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  
國矣夫為天子而有牛馬之勞則天子益尊為諸侯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益強為大夫而有牛馬之勞則大夫益  
顯為庶人而有牛馬之勞則庶人益議此臣所以有桃林之感也昔虞舜殛鯀而誅有苗伯禹掘壤而疏洪水伊尹  
負鼎而于湯周公吐哺而求士再戚飯牛而離齊句踐卧薪而霸越墨翟九拒而存宋曹沫三敗而復魯毛遂軟血  
而楚動蘭生堯璧而秦靡夫以聖賢而有牛馬之心故動德流于海內馨香覆于民神而民至于今不替是皆效牛馬  
之勞者也王其勞之魏王曰寡人何勞曰賢王欲固諸侯而強公室豈必獨運其勞哉尊賢而撫眾寬明而仁恕不  
遺牛馬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君子小人投肝膽於中原而慷慨談笑而不辭也昔秦穆公舉百里奚牛口之下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是以樹聲于諸侯而伯其國非牛馬之力乎哉夫君視士如腹心故能顯其德士自視如牛  
馬故能盡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勞于秦而逸于虞也今之士豈無牛馬之心乎願其君之任與不任耳賢王有強公  
室之志而使士無牛馬之心何哉為賢王計誠宜以腹心結天下英雄之士不時舉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則士孰不  
盡心而奔走于殿下哉魏王慚而謝曰於此寡人之責也

諫獵



魏王獵于圃田之澤徵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公室之彊乎魏王曰寡人欲強公室奈諸侯何徵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強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強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何也憲聞之山林數澤士之與鳥獸群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強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數澤之間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為此遊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平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數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為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于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受餽

魏王使人餽徵君以桑落之酒徵君受而不拜嬖人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餽之以醴酒潤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忘君也今受而不拜豈君之有簡於先生而躁其默耶僕恐君之敬自茲弛矣殆不可乎夫先生四方之英賓也不得於茲國則之于他國諸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苟諸侯之餽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于諸侯而先生卒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餽士禮也餽而不拜是忽君也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隣國且以暴君之過于諸侯諸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徵君乃鼓琴歌蘭兮之詩嬖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館諸敝國今微君之餽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以行道于諸侯乎徵君笑曰居吾語汝夫古諸侯之待士也宴之以太牢崇之以師禮故不以爵祿而賈士書則同席與之肆而議夜則合榻與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疏之以讓無曠之以迹故士能竭其肝膽以忠于公室憲聞之天子之萬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況于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輳于朝諸侯星拱于位故周室強則諸侯迷職而親天子周室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於國家如是而可以大豕畜哉此憲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之譽于隣國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犬豕畜士諸侯孰

譽焉是長譽也無譽則孤長譽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譽而危公室士孰輔之士不輔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憲之猥劣不能勉事賢王以至於簡憲何戚焉子以忽而罪憲非所以為聲也請以憲言達于王于是歲也魏王復獵於圃田之澤徵君去魏如秦

卜諫

微君去魏魏王方田于圃田命虞人卜之虞人三卜其田而告曰君之田也小獲而大損魏王曰既獲而損何也對曰是卜也得兌之三其辭曰田獲三狐得黃天再卜得漸之上其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今臣之卜田也有狐獲之功而非羽儀之美有漸鴻之逸而蒙得矢之名夫黃天賢士之象也鴻既舉矣何以羽儀於國狐雖獲矣何以黃矢為功由是言之君之賢士失矣將無田乎左右曰嚮也君遊於圃田之澤徵君以田諫今君復田于茲微君不諫是微君去矣意者黃天即黃憲乎夫憲也以直聲動于諸侯言必符則行必隨素不臣天子而實諸侯不求榮爵而安章布不謀爵祿而甘微霍懷廣裕度負清皜之風遇于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于時則拂衣若振葉此許務之耿光而顏遽之淑節也君幸而得之以為賓國人私慶于市三月而盜不欺商旅不爭價郡無暴吏野無啼民此皆徵君之隱績也而君以田故諫而不從臣慮其必行矣君得禽于田而失士于田其利孰重若徵君未行君猶可圖也魏王不聽是歲魏王觀甘露于譙明年魏王薨

取謗

初徵君去魏魏人怨王流言道路左右告王曰國人有辱君者請誅之可乎魏王曰何為辱寡人也左右曰辱君以遠士毀而謗者千人怨而譏者一國國有謗聲君何以結諸侯魏王悔曰辱寡人之故其責憲乎寡人雖無令聲于國亦諸侯爵也失一士而辱寡人寡人其不勝辱矣寡人有失士之過有惠寡人者速諫而返之寡人唯是嘉其能諫賞其賢且以績譽于諸侯今不諫而遂謗以寡人是辱無乃不可乎寡人聞之眾口歸譽不勝一夫之毀今毀



寡人者偏于國中而又使寡人誅之遠遠士之謗而先誅謗之刑不亦悖哉嗟乎寡人老矣王室告難而諸侯不輔非寡人之憾也君子曰悔而道其無終乎

去就

徵君過魏國之疆周舉避近於道而問曰自吾子之入魏也諸侯咸傾耳以納令聲是子有殊過于魏王而海內之士悉欲負策而入魏此誠展志之秋也今吾子出魏疆而託于一旅衣之以敝褐乘之以蹇驢弟子七人童僕二人執御者三人蕭然於國門之外何淪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器不足以輔筋與今漢祚遭季權雄角立賢者屏迹於草堂以痛王室而觀望諸侯若徐穉欲節於豫章章高步于汝南周琰守操于樂安吾子振美於漢庭今之賢士子其卓矣而猶皇皇不遇况繩墨中之數子豈能學邯鄲之步耶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國之如徵君莞爾笑曰甫之所如者子之所去子之所去者亦甫之所如也又何問乎乃揚綏而別周舉挽其袂悵而不言從者曰夫子將如秦

去魏

徵君既去魏魏人告王曰徵君却魏而奔秦必有無禮于魏請行問于秦王以疑其心可乎不可乎魏王曰可寡人欲執其所主而後問彼實於敝國不告寡人而私縱之不惟有納賂之辜且以導譽于隣藩而笑同列刑在先生之明典不可宥也乃命左右執之館人懼而赴秦告徵君曰君以夫子去魏之故不聞于君君將屏僕以僕為夫子賂也又導譽于隣以為諸侯笑欲聲我以罪戾加我以典刑僕其若之何夫子之令德英誼日夜結于君心若返駕于魏陳以去故豈惟宥僕而君亦以棄賢是悔且無惡于諸侯夫子亦可以往來於其國而車馬之從續紛于秦魏之郊夫奚不可乎吾聞之聖哲之出將以仁諸侯而撫百姓今以一館人而不能使其死僕死之後恐夫子無所主矣夫賢者之於諸侯先所主也無所主而宿諸侯人孰信之徵君答曰魏王之實也素無國士之遇甫之館于魏也亦無待人之辱可以去而不就是吾裕也魏王何為雖然諸侯之懈德未有甚于魏王也色荒于宮禽荒于田吾數諫而不聽是穉效管奇之愚而不為百里奚之智也幸而魏王無逐客之令以戮天下士憲也得以翱翔而逝焉吾子義不輔參子欲吾返駕而就吾亦何聲以辭秦之聘哉若不得已唯是奉尺簡于魏王陳吾所以去之故明吾所以不返之故宜吾所以假館無妨于子之故子必免矣乃遺魏王書館人歸魏是歲魏人求盟于秦

宿秦文

遇樵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甫漢室之徵君也吊古於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於渭橋不徒游觀以為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于隣國秦號為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瀆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為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真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為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為子肆言可乎徵君報然而仰笑曰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乎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于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况於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為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為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子忘于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機者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薪者得于斧斤而不得于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忘于機者負薪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烏愁雲



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為榻舉凡賜食鬼草聊以娛子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其略以棘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于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為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隆峻率陰于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灃水之所導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灃其鬱焉豈惟涇水之望陵哉西北臨乎幽回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細溫而蒼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波驚道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于雲之東南者有紫閣峰焉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亘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峽關之所鎮也絕于西域而嫫姚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于漢陽而微茫者其烏嵐乎限於北漠之陁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之滌漾者則太白焉荆山峙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新豐之粉社龍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鍾秀于雍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耀于關中也子之遊秦其已知乎徵君謝曰幸教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宴然一日不能藉雖藩籬四塞吾恐胡人整步而過監關之險平于九衢太華之限豁于戰場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人永肅而去徵君歎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洎曰此入秦第一篇又勢錯綜變化不可彷彿中兼賦體讀之令人手舞足蹈太史公後罕見此文

待樵

徵君復游于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權不悅曰昔者夫子猗歌于渭上遇負薪者與之鄙談今又俟其至何褻身于野人而失期于諸侯哉竊以為夫子不教也徵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左右之佞者眾也秦王招我以禮敵我以佞則賢士之負薪者眾也吾欲去秦是揣佞于左右而忽禮于秦王議者必曰無故而驟去非

孟氏二宿之意也吾是以寄傲于斯乎乃假為漁者倚梁而釣于渭水之流有漢使翟圃過而訊曰僕久不見叔度何落魄如如耶徵君對曰夫貧賤者士之素也用之則為春陽不用則為秋陰達則萬鍾而不加喜窮則一瓢而不加憂故仲尼聖矣不能為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能為子產之興邦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將蔽賢士淪落黨錮之釁方殷權奸之謀已奮矣有志者其憂患乎秦以千乘之國當世叔之季桓文之功烈可一舉而樹也然而卒謀深識之士不集于國潛韜緝策之雄卷跡于路者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夫秦皇帝室之同葉而宗盟之首多不以此時當彊其國陰結諸侯而扶漢室之危五鬼天之庶數必授於異姓之手以帝海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吾之游諸侯為漢室也使秦王宴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拂塵而往矣吾之不去尚冀秦王之遇也三日而無聞吾豈肯于秦哉憲也不仕天子而遊諸侯亦仲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為也終不獲志則卜居于山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于羈旅之徒乎翟圃曰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為漢室賴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交于諸侯而猶偃仰當世是沈巢由之耳而負伊尹之鼎也今漢室多難發于鈞黨此亦諸君子之激也制羣小而自制不亦非乎夫陳仲舉實游平李元禮郭林宗范滂之屬皆子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蓋亦就蒲輪之聘清朝廷之路而解諸君子之憂乎矣必以意氣質侯王譚笑輕爵祿而若是契也且吾聞之鱣鯉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鳥游于山澤不如雲漢之高飛賢俊游于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子其慎所游也徵君答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海之逝者不能棲遯於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詘伸于爵網名霸之外乎鈞黨之議非諸君之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濟先生其行矣子遂送別于茂陵道翟輔登車惘然遙謂徵君曰時哉各努力也子其豐矣

誅賞

秦王聞徵君入秦三日不得謁誅左右之蔽者五人令國中絃歌以逆徵君秦王待于宮門重武執戟庶人執旂車







徵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於館人館人覺私告於從者曰子之師也鼓琴詠歌其聲鏗鏗然其歌也果無心乎從者對曰夫心以生聲聲以成歌歌以揚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幽風曰采芣風也曰幽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秦其衰矣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幽風而聲唯以舒又何刺焉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復于君可乎左右返徵君理琴願從者而言曰吾鼓琴至幽風之亂琴不起必有疑者感之其秦王可從者對曰館人哉徵君曰館人何為而疑也對曰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卒爾對曰鏗鏗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幽又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善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徵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無心而疑琴亦應吾以疑滯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嗟乎夫人寄于幼化有心者有無心者有有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嘗無有其所有而未嘗有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也機則感于機而應于機機之流于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秒無遠無近無陰無陽鼓舞化育若知其存若風之噫噓而物數皆鳴日之照臨而物狀皆朗不行而赴不疾而馳此之謂機故禹產于石英契產于燕卵頡皇悟于鳥跡傅說報于夢寐之人哀而感申喜介于歌而泣文公飭巴鼓瑟而魚出魯陽揮戈而日及其有心乎其無心乎其感于機乎其應于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人知也吾弗知也館人疑而琴瑟吾知也館人弗知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如館人之疑而觸者亦多矣小子識之從者出告于館人館人異其所云人曰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玷以為僕疑也夫子殆得其疑而失其入乎徵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館人曰否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于牖外以犯夫子之琴此左右之疑也從者其誤矣夫徵君撫琴而哂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則疑在秦王也於左右何疑夫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在明未聞汨明而畜疑也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遠淫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辯忠佞以昭明其志濟幾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猶懼其未廣也察誹謗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虛修慈嘗以昭明其敬光庇國家以格于

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業子孫必興此後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漢堂之子孫貴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而

燕居

徵君燕居與七子講業七子問曰孟軻孫况之後由道者可得而聞乎徵君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婦皆由之孔子盜跖皆由之何謂無道曰是路也非道也以路而為道則可以道而為路可乎以道而為路則亦指仁義而為塵埃乎曰汝何以道為道以路為路乎吾觀其由于人者云爾夫路也者緣仁義而名者也非緣路而名仁義也汝知仁義之非路而孰知塵埃之為道乎知塵埃之為塵埃而孰知仁義之為塵埃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為路是亦仁義以為塵埃也仁義以為塵埃以為道也道衰于春秋亦隆于春秋若孔子及顏淵曾參子貢蘧瑗季札子產是已道熄于戰國亦鳴于戰國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寇莊周首卿是已其餘啾然噓其術于當時以立一家之言者殆不可紀若鄒衍虞卿慎到田環關尹喜庚桑之徒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裁之以納于道雖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行申不害韓非之流其學不出于縱則入于橫不入于刑則出于名馳甘辭溢議以傾諸侯而抗天下之民然數子者亦皆辯慧博聞之士使其游于孔子之門孔子必不拒蓋辯慧者老業之資博聞者達性之塗也如是則儀秦無縱橫而韓固無刑名矣夫人之性不相遠也其質婉以慈而文之以詩書閑之以禮樂則性成焉故性猶璞也不琢則不成今夫野數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媚非理也其習使然也性固無間于野數市井之人也故循其習之謂情察其情之謂性困性而導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助傲而飾巧也何取于學故博學而無禮君子以為求性之禮者所以規厥性也學而禮則名昭焉名昭



而辱遠矣故居上而能靖居下而能默世有述墨氏者則以為陋有慕莊生者則以為僻有譚荀卿者則以為曲噫三子者無盜跖之行遵仁而處遵智而達遵禮而動孔子之所必取也互鄉之童子無異於市井之人孔子猶與其進而況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僂論

秦王好僂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徵君諫曰不可夫有國者將以遠欲而親民也故封建一國則一國之民賴焉不敢棄也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治於隣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諸侯遠欲以親百姓百姓懷之是以能有其國昔者周公封于齊而齊民頌召公封于魯而魯民說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而為秦之諸侯幾二百載而百姓日蕃田野日闢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豈民性之本然哉亦欲人牧者有以杆城其民也臣始入秦之境野無肥民市無豐貴之者載道倉廩不波臣疑以為無諸侯也及賢王得臣百姓歡悅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臣媿不能有益于秦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於前也故欲築臺以求僂窮親于華嶽騁望于終南而為遠民之舉以彰其欲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臣竊以為過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飲民力以築千金之臺燕民猶病之况築臺以求神仙乎夫僂者非臣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糲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窮其真焉黃綺曰爵祿不及而鶴吁吸之術以自榮者世之所謂真人也雖卧薪不足以喻其窮嘗膽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琴之姬珍羞異膳不得陳於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母割絕子孫不表于鄉黨宗族此海島之群鬼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山以皓為名其論神僂則恥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良可述也彼豈淪于神僂哉今賢王捐千乘之樂而為此遊以自悴其身孰為利乎夫為百姓而築其臺雖勞而不忍棄百姓而勞民孰勞之是築怨也社稷之神不福焉昔我先王建國伯子男皆無封壤唯諸侯親今秦以加繩之國自賢王而絕之無乃不可乎嗟乎賢王持不寤云爾崇爵豐祿亞于天子雄

藩沃壤據四塞而誰何賢子孫世守其業雖值亂世而不與王室同危且足以樹霸若王運在又可以興其延年也如是何希乎喬松何慕乎韓羨寂寞而枯槁哉彼且悔之矣賢王復希慕而為之是使松喬韓羨延領于窮谷而笑賢王之不智也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為人民社稷計王不聽是歲秦饑匈奴寇潼關天天使中尉誅金于秦

黨錮

曹節亂王室秦王問王徵君曰王室有黨錮難何為其然也徵君對曰仁哉問乎夫豪傑結難禍及于國家者豈一朝之故當其負天下之駭望則人主倚之以社稷孰不以為豪傑慶而不知發難之端亦萌于茲矣自甘陵之黨興天下已知今日之禍若陳蕃李膺李膺實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屬一時號為三君八俊名莫盛焉而實武陳蕃以執政為朝廷重讜議合如應響忠謀奮如疾雷然諾相許確如大山其自負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顯而望隆君子之幸也小人因其名而來之且難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國家可畏也憲聞之豪傑之出必有英毅明懿之君以成其志則謀裕而不激功順而不挫以輯定社稷民人以益故舜不過堯則驩兜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則飛廉不能戮今數子者無舜與周公之遇而為此謀不亦哀乎夫治世則陽明開而小人為泥沙亂世則陰濁溢而君子為魚肉今王室無綱紀文章便豪傑弄于群奸之手海內塗炭者十有餘年是威福移于下而主權不明也故豪傑錮而為黨罪以危社稷之名豈天道也哉若數子不死猶可以鎮王室不然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內矣夫彼以小忿而構大難鉤黨之變臣其寒心天如作漢錮賢者必誅讎言民者必戮正其典刑以舒直亮忠貞之士則王室之隆若振翼也何為而使其幽憤哉自李固李膺不得伸於前致黨議不得明于後臣以消息之勢觀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賢偉當千乘之國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為賢王患也王宜以誅節等為名盟集諸侯肅清王室培植善類甦活蒼生改尤以新天下若主上不從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臣竊念安帝之世內戚用事于朝諸羗橫馳于郡國天下咸怨然帝有好賢之名常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臣亦與焉猶以為未可仕也故辭而不就淹詣于



今主昧臣虐國命大謬善類盈朝而無尺寸之功徒以清譽激揚而問畫者蓋寡竟罹禍難臣嘗痛之今黨錮紛紜之際猶可後也賢王為王室計奮然速舉以延漢作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王其圖之秦王感慨泣數行下左權劔歌以挑秦王歌曰西漢有劔其維照之可以重黔黎秦王於邑而言曰寡人寤矣徵君寡人師之子寡人友之將協謀以輔王室不敢避也左權對曰徵君入秦二年以心秦於王久矣而王方悟耶今天下之諸侯皆欲以首盟為功以靖禍為勞以得士為強以收民望為張而王不聞何也秦王謝曰繫子之幸教寡人其利普哉左權出語秦人曰吾數諷秦王而王不謀雖得徵君亦不足乎

見幾

陸續追師至秦謁徵君而喜曰續也得師矣願終身受業焉徵君問曰子見元禮乎陸續答曰嗟與元禮去國矣曰黨難解乎曰霍子之力也徵君歎曰雖然閣寺執政直臣必危元禮之去其能久乎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憂形于色移榻不寤獨何心哉是以堅不仕之意遂山數之樂林宗與吾偕是心也彼猶擇去而與訓故及于黨若憲也無譽無毀潛葆厥素躬耕以養妻子鼓琴讀書以訓來學有兄伯庸哭母失明而亡吾獨廬塚三年遭漢不靖倭臣竊權匈奴稱命惠政不霑于民欽術結網于國吾是以堅志而避世及讀孔氏春秋嘗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知周無盛王不可以輔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得志則攝相事而誅正邪不得志則權衰賤而作春秋吾亦樂仲尼之道周漢之東皆季世也故考風于列國聞政于諸侯諸侯不以為賤而賈之豈爵祿以臣而疑滯于進退哉吾治遊齊魯韓魏之諸侯也四君皆愛士而不能謀盟會而不能信將如晉而國有警乃遙涉于秦秦王明毅而好問分祿而養賢積秦之粟盟諸侯而扶漢室疏黨錮而清王澤誅讒佞而撫黎庶却白奴而歆社稷則穆公孝公之業不足為也今門寺執政者二世黨錮雖釋而主疑未愈何以熄讐若數子不為逢梅之舉必為後憂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數子其未從事于斯乎是歲秦國地震大雨雹

上林

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功德于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為鳳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鳧雁鴛鴦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鸞鷟翡翠之禽矣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鸞鸞意者其鸞乎若以為然寡人將發私廩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石曰鸞南越有鳥其名曰暈皆五色也昔者文王為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凰百姓陳路而歌群臣埋庭而頌文王曰美為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乎過夫以文王之懿而讓岐山之鳴却臣庶之頌慎懈德之行是以光昭于西土恩懷乎諸侯而為受命之主世載厥休以茂有天下則文王之為也今王之心度不類然臣恐指鹿為馬之臣復覲面于秦庭矣夫上林苑秦之廣園也我漢祖滅秦入關中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豈復畏秦之餘威哉亦項氏以為憂也至孝武皇帝始鑿昆明之池以習水戰民不得休息而天下大困矣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及世祖遷于東京以來上林遂為廢苑今欲興之非帝王之業不可雖然斂四海之財發百年之廩竭百姓之力以脩亡國之規仁者不為也且以供子孫盤遊之樂為二世鶴美是秦之民又黔首也不亦悲哉願王察臣之言毋勿焉秦王乃止上林之役左右因是以嫉徵君

觀雪

秦王與徵君飲觀雪亭庭有姬卧貂帷賦白雪之歌起而覓瑟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積雪倒飛秦王其異之乃歌缶而和命左右以觴進徵君徵君曰王亦止乎秦王曰何謂也曰夫物不可過盛音不可過揚過盛則亢過揚則淫今王之缶淫矣不可鼓也臣是以請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生欲以寡人之姬喻是寡人有淫姬也于缶何有焉遂不悅而罷酒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請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動諸侯不可謂武徵君伴醉而出秦王解白狐裘賜之以禦寒徵君謂李平曰秦未可去也



汙吏

宏農太守金桓虐郡人怨之訟于秦王曰金桓之守宏農也殘虐日甚陽廉而陰貪變者五人嗾其左右借威行奸貧富有訟必以賂而後達有未達者則以聲劫于訟幸而訟理則曰是予力也夫一室而樹私門者百出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故民有立錐以為安則倍其地而結訟貨殖以為贍則隱其田而蠲役貧益貧富益富雖積尸於囹圄委命于溝壑而不聞也是以飲憤懷冤赴君之君而趨左右以求直如是者三矣君之仁如戴之如慈父君之明懿仰之如日月西土之民咸賴焉豈惟一郡哉我皇天命有司撫攝西土將以禪君之勞詢民之欲以自靖也今虐下而雖言素祿而養位寵嬖而行私當緣而釣譽不受君之明仁而肆然為民牧是殘君也君奄有西土而威不加於一郡以剪虐除殘猶恐遂邇雷同如天舍而君其孤矣何以示疆于隣國耶為宏農之民而怨其父母固罪也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循良之察而後誅謗之誅無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殿下賤臣唯命焉秦王得其訟而憐之乃命左右按其郡太守金桓坐贓下獄其妻素淫乃詐為嬖女以千金賂秦王之左右左右有通之者是以得入宮闈有寵於秦王王欲釋之不知其為太守妻也是時有漢使有秦秦不禮漢使以其事聞于朝罰秦王之祿二千石事竟不釋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徙于邊郡無赦是歲紫微山崩而移君子曰漢室不久天下其方崩乎

三軍

秦初作三軍徵君上秦王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竊以為驟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脩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脩武功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舉必墜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創王業况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於血繆寡懷保孤獨扶植龍聲靈輶離散必盟之役不及貧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疏之安則同其樂惠則同其憂是以王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密而相聞市無啼老道無鬪民和氣昭而四時宜諸侯歸仁焉今

賢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表于士賜食于左右威暢于宏農罷築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殺恭口口甚矣然仁澤未霑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宏農之民負堅荷銳于前而不使舉秦之民抱饑寒之困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六三豐乎其豈大公納襄王于周以示義伐原以示民信太鬼于被廬以示民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衛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何三軍之作也賢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入王室苟王室可輔則委力以事之而不為誑王室多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不為篡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于塗人使諸侯乘於蕃林之上蟬飲蠶食向西枝而流嘅也當此之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為諸侯資耳安能重乎秦哉臣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鐘進不得盡言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越眾臣竊恥之雖然賢王親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疆而盟于秦併力以樹之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警方戢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為縱橫之士也王室周薄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四君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相樹以德徵福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列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孰禦之願王追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賢王其孰計焉秦王感悟遂罷三軍

去秦

秦王送徵君于渭橋冠蓋載陌秦王觴而言曰徵君之交盟于秦晉之鄙若媒之導于婚媾乎晉若不禮徵君其無違寡人也徵君曰臣不能以報秦而在晉則可以報秦在晉而不報臣亦不能以秦而報晉是臣之復與不復在此遊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顯諸侯而鎮國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臣弟子有陸續者使之事王則何如秦王默言久之曰寡人將騁之對曰續也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聘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所欲者誠在徵君耳徵君不



自用而進陸續何重于晉而輕于秦耶徵君不悅曰憲也乞食于秦二年未嘗重秦也今又進陸續于王亦未嘗輕秦也王必欲得臣以為秦重則王之左右賢者臣者眾矣而王以為輕何也臣始入秦有負薪者觀于渭之梁臣與之議如探九淵其際無有夫以一負薪之士王不能屈而用之而况臣不如負薪者反欲重于秦乎秦之竊笑非特負薪者而已且王不聞陸續之賢乎續也嘗以孝廉之名為諸侯重豈輕于一秦國哉愛士而不能用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於國而不知國與士之均重也士懷珍而待價修名而待聘不亦重乎唯自重其器而後可以重人之國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雖然王不以士之所重者重而士不以王之所重者輕由此觀之士不能輕重于秦也亦唯是信與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則輕在商則重百里奚在虞則輕在秦則重今秦之輕重在王也臣與陸續何有哉徵君遂行

天祿閣外史卷六

適晉

徵君適晉國之彊驢小車四乘徵君驅驢左權御之七人以車周奉陸續後有寇追續謂谷曰前無塵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周谷曰命也既而寇至欲攀車而取爰陸續告曰爰無贖有夫子故表在也曰何謂夫子曰汝南叔度曰非黃徵君與曰然曰則吾不忍釋也反以囊金一斤為贖以餽之受而陳謝寇去周谷謂曰受之義子受而謝之禮乎曰願沛之間不能辨禮也姑受之以謝善赴于關徵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賴子不傷也且有饋冠饋不可謂贖文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饋受焉不為贖也曰然其誠非殖也朱儁曰吾聞冠以衛人未嘗以餽若冠者為人是不可也雖欲衛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猶饋豈以為非值也且其所饋者以子饋乎以名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為往而不受饋以名胡可受也若以子餽而受之子亦無報之云乎受而必謝

子亦無揖之云乎不報則受之心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是感子以信而應若以偽也殆不可與陸續曰於斯時也彼以其餽至亦惡測其禦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焉保其往也今寇也不禦而饋是以餽潔矣而不受却餽而受其潔無乃自傷乎受而報禮也受餽于寇而報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夫奚偽徵君曰儁子言屬而矯可以揚乎治世績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亂邦吾其試矣

逆旅

徵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為徵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皇皇元旅一何寒也左權謂晉人曰夫子假道於此有司不聞汝莫以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為闕吏猛而容人是若之幸也宜復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旅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肆矣左權叱曰汝以百夫之眾挾酒徒之名而搖亂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鬪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驢上之子子左權以身翼之乃與左權鬪左權舉商人之棟木二丈橫行於晉人之圍晉人皆靡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徵君至出郭追之徵君使左權謝曰夫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王有敦聘故送涉乎冀壤假道于今邑夫子欲下車而禮以微服故是以不敢相達且無費明宰之腆惠也有司曰某之守是土也無令譽于百姓是以聚為酒黨以暴吾惡也徵君其無警乎乃再拜謝罪餽黃金百斤為贖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復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顧而行以其情告于徵君徵君喜曰才大而不仕于亂智也從遊而忘勞恭也刀舉梁木而不聞叔也權乎可以從蠻貊矣

傷時

徵君見晉王曰寡人掃敝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徵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思則外有載賁之勤內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枕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彊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于岌岌也王若以晉難既輯而



未暇用士則臣之勞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頽渚雄關若敞甕雖以四塞為謀而烽煙之警每舉枉席之上歲無暇日且地瘠于蕪莽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不知戰馬疲于驅馳而不知畜將委于執政而不知廉財困于空幣而不知信武玩于解虜而不知馭是故以晉國之強臨之以賢王之略鎮之而不能安寧四境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夫六蠹在漢室而獨為晉憂者亦胡虜為之衝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以日夜登垣而窺晉由此觀之秦晉固唇齒之國也唇亡則齒寒齒寒則唇廢今秦方以晉為唇也而先有寒齒之心故諳練鳥獸之士招延于國而謀習以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茫茫如竟遺臣嘗與秦王卧懸燭殿中秦王以衾擁臣而起失其一機欲吞其左右及索之二機實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用心也而秦先之晉又暗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唇而護其齒無乃為王之懟而百世之辱乎為晉之計亦唯以秦之心謀于晉則晉可鼎足而定也而又有扶漢室之名則晉之功烈由此舉矣王其圖之晉王曰善

謀國

匈奴寇鴈門晉王憂問策于徵君曰晉邑荒矣其何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教不穀對曰臣聞大國無備雖聖人不能樹功諸侯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今晉國之壤地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人民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此三者皆無之而又為晉之諸侯何也如是則賢士雖欲強國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鴈門晉國之巨關也而王不能閉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眾戰于晉之鄙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餉運于晉之邊也而王不能頡匈奴之患則共之是名附而實離誠晉之所獨憂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為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王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尊漢室而已矣秦晉既盟則以身荷其國而陳情于天皇以塞佞臣之路求庶民之託乞備邊之權而陳以必死之故然後陰惠可民則民樂為用也崇禮於有司則有司樂為譽也夫士而嘗膽則士樂為謀也臨軍而分士則軍樂為役也退其無壞而使之耕鑿其重

池而使之溉收其牧苑而使之畜豕其商賈而使之業飾其兵甲而使之震孰其戰陳而使之奮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銳卒而使之厲尊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為之倚而謀晉國以秦為之應而制匈奴比翼而治則晉國皆王之有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惜乎力不勝也曰王饒于是乎王勿饒也臣觀天令胡運必興悠悠漢室將為墟乎參秀之歌臣又聞箕子矣晉王憮然而泣曰漢移齊柯奈寡人何是歲黃巾亂洎曰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雖伊管之志不過是也借其生于漢季紛紛之秋雖嘗以孝廉舉而經涉多學曾不少見于世徒託諸空言當世諸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防胡

晉王與徵君宴于平胡樓晉王歎曰茫茫胡壤黃河其波翔風舉礫當關者何寡人守此敝邑能不悲乎徵君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為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狄人寇之事以皮幣犬馬猶不得免今賢王無以事敵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蹙也夫胡虜入寇寇王室也而實有冠晉之名賢王亦何辭焉且王不見夫鷓鴣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視其鷓鴣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鷓鴣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敝是鷓欲捕其雀也非為其蛛網也而固涉焉是鷓也實有捕蛛之名鷓又何辭乎由此觀之胡虜鷓也王室雀也晉國蛛網也寇王室而及晉不猶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為也晉王不答頃之晉王問曰國人有黨錮之難何為其然哉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錮忠幽厲之主國無錮佞今王昏于上忠錮于下外則烏孫之種驕而入寇內則黃巾之屬叛而不宣又甚于竇憲梁冀之世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侯王皆南面而待敝于藩屏之內臣痛心焉願王審處而執計可也晉王酒酣擊劍而歌命徵君和之對曰臣不能和臣有左權者善劍有陸績者善歌有周參者善辯有張表者善策有孔紹祖者善藝有朱儁者善守有徐淵者善矢有李參者善天文王能用數子以謀國其庶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父兄伯叔父而從夫子之明誨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不出于臣



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豈不善于王乎吾聞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機密而謀獨故能奮其功謀未定于心而先卜于是召豐也故曰謀難盡者設其喻機難達者張其形今日之宴臣之謀不能盡于王也王其密之晉王曰善

一難

徵君設五難說晉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陰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熏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茸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與眾並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于北陵之坡而盼之欲擊則無修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于幽雀萌而聽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穀也必周于歲寒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請謀于樵蘇 洎曰第一難喻漢室黨錮之禍以牧者諷晉王也

二難

今有宗族巨室子孫保之西疇千畝百農耕之以衡門為闕以堤堰為垣以溝澮為池溉彼千畝深耕而望留舍若無患之一夕北風拂塵驟雨衝界侵犯我疆場崩潰我堤堰播蕩我藩籬浸淫我溝澮汗濁我妻孥傾覆我廬舍此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為寒心故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流歎結笠而增哀如欲修其疆扞其災以鎮撫其巨室阜豐其民財培沃其上膏疏道其津埃使西疇倉然茂嘉禾優游于樂歲恬澹于康塗領巨室之託者得無策乎晉王曰風雨之虐固災冷之厲農也御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雖出守之責而為巨室者其亦不能豫患哉 洎曰第二難言漢封晉王以為西北宗藩每感受胡虜之患漢室重寄何以副之晉王又歸答巨室此亦漢誠失計

三難

今有妖狐成群遊于大苑之中憩于金穴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氣足以侵雷霆之聲食如鼯鼠矯若雄鷹狀如狒口巧若猩猩其突如玃其盡如廉條忽萬能莫知厥機足蟠乎魑魅之域跡瓜乎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衆之以文皮能禮北辰而弗惠乎黔黎何以為黨其名曰狸此皆獸苑之所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于園群視馮威以噬人肉而入苑者不可勝數肝腦積于陵膏脂致淵數誠欲營己而射狐設網而驅視以廓清其苑圍養畜其騶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晉王曰狐也養禍于苑藏富于穴何忍肆也欲亟制之子其問諸虞人 洎曰第三難語意較顯

四難

今有採不死之藥者五遊方嶽十涉溟洲窮合靈之壑掘產秀之丘披羽服而履赤鳥譚真訣而煉丹砂或呼吸而漱清或偃仰而餐霞自以為安期羨門之倫松子王喬之屬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寢跡于草野寄傲于流俗與浮圖並軌老子同谷趨而事之者若攀軒轅之逸駕徵彭聃之遐福也其名孰美焉然周穆馳而犬戎叛秦始遊而二世亡此二主者寧無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乎義黃益無利于子孫而耽國之不延于陶唐卒有替羲皇之憂後陶唐之恥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虛詞詭術無徵于世無裨于身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晉王曰夫周之鑒秦所觀也而始皇不寤秦之鑒漢所觀也而武王又不寤是以海內淫于方術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然則多矣益於國哉 洎曰第四難意顯而辭激是時桓帝好浮圖老子之學故此篇專諷漢室而實欲感悟晉王

五難

今有酒徒十人羣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厥技以為劇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一人善于奕二人善于壺名曰若之藝咸聽于酒謂簫者曰吾忽焉舉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頃之簫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頃之歌者又醉而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亦者盡者亦然客笑而喜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



于藝也九人曰何子之能忽于罰而不能忽于賞也無亦罰吾以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酒不為厲也人猶惡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錢穀刑人以刀鋸是猶蕭既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晉王歟容而長歎曰嗟乎豈惟敝國為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則畿內之有司亦是罰也布於同列則隣國之有司亦是罰也寡人幸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興漢室無為社稷憂是歲有蝮蛇數千自參井而出墮于潞城黃巾破南郡殺方伯及令 洎曰第五難發論其怪

修德

徵君遊于呂梁左權從之徵君喟然曰壯哉大禹之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壞禹之功亦晉邑之戾也今晉無大釁諸侯不役然而有晉之憂者其漢室乎夫諸侯之傳國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謂載德之國山不再崩水不再涸是謂修德之國水涸山崩而繼焉是謂載厲之國山始崩水始涸是謂替德之國此山川之徵也晉王明惠而愛士可以興業然短于籌略拙于宏毅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于晉吾又後矣雖然吾豈求辱于晉乎夫晉天下之強國也以晉王之明而國尚儉無鄭之寵族故士亦樂為之用也昔晉王不于此時奮劍于叢臺之上以謀晉則雖有恒山大河之阻井陘鴈門之固亦烏足以強罷敝之晉哉夫明而不能善者難以料遠惠而不能殺者難以舉大是吾所以憂晉王也吾嘗五難晉王晉王五而無對沮以此而籌則晉必為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利王室而王盟七國之諸侯其晉之業乎是載德之國由之而始由晉而興東制齊魯西威秦蜀南服三楚中綏韓魏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晉王也左權問曰黃巾之亂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者其謀于草莽之初猶盜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傾一城秋毫無所擾美女無所淫從喜而納策順如崩石疾如厥流然後知其為帝王之器也今黃巾之眾淫毒海內殘虐生民天下共逐之此特犬豕之雄耳孰不能制哉權也有烏獲田詹之勇是三軍之隆也有孫武穰苴之略是三軍之帥也必五倍之敵而後禦之若黃巾者取當于子乎曰陸續何如曰續也使遊于孔氏之門其閑于養之傳乎吾使之任則黃巾之亂吾知免夫

董卓

董卓謀篡晉人告王曰漢室將授于董氏矣為之奈何晉王聞之懼謂徵君曰董卓造亂將傾我王室駕其大臣亦其百姓極其天子意者董氏之亂其浮於黃巾乎對曰董卓之去國臣已知漢室之無臣矣董氏之亂不亦宜乎曰王允執政安謂無臣曰允也名起于布衣而業墮于鐘鼎是以執政而無權苟容于朝與羣小浮沉其子賣爵于市日累千金是允也口毀于家養福于國而民失望焉故董卓乘而竊之謀篡漢室允為不戾其何能輔相耶若黨錮而死奈漢室何晉王出涕曰嗟乎以亂臣一人天皇不能討大臣不能打寡人亦何有于敝邑將赴王室而抱祭器藏于原陵是寡人之願也天祐王室則天皇討之天假敝邑則寡人討之是討亂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王室曰漢祚若替則諸侯不能驟復諸侯弗盟則一晉不能獨舉王何疏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修德而飾政樹盟而固援必靖厥難夫以王之賢而棄諸侯之盟其殆失時乎晉王不答徵君出謂弟子曰晉其殆哉非天遠于晉王唯王遠于百姓非天棄于晉邑唯晉棄于諸侯晉其殆哉

蟾臺

晉人築蟾臺以居徵君周岑進曰蟾臺非晉王之所築也而子居之何乃自簡若是哉徵君曰是臺也晉人得而築之若諸侯者豈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交則失其勢故諸侯以勢交者非交以德也士無勢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朱雋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威而匪仁不可以臨民陸續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續乎孝可以勸百辟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百姓張表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汝盍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虛眩之疾諸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饑餒之疾大臣有貪蔽之疾



有司有責緣侵漁之疾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舉之疾夫國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險疾擾而攻之國焉不危子欲臨民醫是而已矣曰何以醫也曰子能以仁義為樂以政教為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諸侯臣庶不亦善乎曰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逮曰異黨吾將醫諸侯若諸侯瘳國亦不危諸侯不瘳宜惟藩籬之禍亦國之災也由此觀之士之六乎諸侯猶醫者之父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云云無欲以晉人之故而自釋與曰子何以為士六子諸侯乎昔鄭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醫以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為曰有良醫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為士者亦諸侯之求之也宜求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黨錮又告難于朝王宮之疾殆甚于晉吾已矣哉

貽書

陸續歸吳貽徵君書曰續也佩先生之訓竊榮一職私激所心欲試于當時而效犬馬之勞也不圖漢室罷敝諸賢錮戮董氏造亂肆謀不軌海內囂囂有新室之風此豪傑之所以怨慕而盤桓也續賴先範得奉諸賢之清塵每與元禮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續實望焉若內難不復諸賢盈朝濟濟戮力以樹中興之功挽孟氏之威則先生奚舍蒲輪而就衡榻去王國而負藩籬乎續嘗負笈從游觀風壤以志之蹈山川以紀之八馳孔轍九遊禹川續之願也及館于秦邑將執酒掃辱主上以孝廉之舉先生命續曰仕遂許身于漢室亦唯先生是賴嗟乎漢室已矣自寶憲遺篳徒制其命候覽單超左愴唐衡王甫曹節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羌北匈奴之羣削其勢黃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劫之以董氏禍亂相仍國家塗炭內無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歎天地災沴宗廟社稷宮闈之禍慘于春秋天漢室之敝也若是何能輔之續是以逃祿避難家于吳中與鵠夷子游濯纓五湖之濱流憩長洲

之野漁釣而歌以畢吾志是亦先生之訓也續去國以來寒暑三謝每念漢室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先生存晉公德日彰垂聲于九夷八蠻諸侯負之百姓懷之此隱功于漢者也其奈國家何哉夫先生之出為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為殺戮毫傑分立鈎黨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弛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亮矣而又淹驅馳之踵理必亡之緒動諸侯而持漢室誅奸雄而安海內房左道而正朝廷皆欲諸侯而為之雖桓繆復興亦不獲已然而先生之淹于此遊者無亦以負鼎為心而置其利鈍耶然則仲尼栖栖于宋衛子輿濡遲于齊梁信乎大賢之為也續也復欲從事於未竭非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為遠朝夕講德恭敬無怠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奈婚姻未畢汲汲久作又無餘粟以養老母躬耕薄疇聊以卒日邇來東南告饑而吏不加恤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盜賊充路闕市唯識是吳之危甚于晉續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遊也往歲歸吳假道于汝南廬塚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義陽之田耕而不賦麒麟山之臺藏琴而不毀雀巢于衡慎陽之人皆不弋草蕪于徑慎陽之人皆不樵此耕桑之所揖讓也是以元禮竭忠林宗潔身公偉不渝節尉鄉不辱命其仲舉游乎子幹孟博公孝元節光有皆附德音而興者也續不敏進無毛雉之諫而忠于主退無陳蔡之從而信于師不自砥礪以遠令名而厚為天下戮笑所以中夜感激長歎而不寐也道里遠阻朔風其寒行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君子悠悠悠悠無期抗情于辭不盡種種徵君以書示李元曰傷哉中原之書遠矣是歲徵君去晉 洎曰此篇天氣慷慨情意懇惻

天祿閣外史卷七

賈蜀文

至關

徵君如蜀踰棧道至關關吏譏而不納從者愠徵君曰國有禁是也乃館于國門之外子高私與之贖徵君覺而佯



卧關吏請入子告喜以告徵君曰國無禁吾不入矣子高曰先生未至蜀之關驅馳于道路將以赴也既至將以入也關吏譏則曰有禁關吏請入則曰無禁岑也感焉徵君笑曰子惡知哉夫先王之設關也以戒不虞故負關擊析皆以其職而事于王四民非關不由非譏不入此先王之明禁也今吏曰不可入則止吏曰請入則行是由吏也非由禁也吾聞先王以禁為關未聞以吏為關也出入于吏之口之人猶惡之况賢士乎夫賢士國家之巨闕也扞不軌而遏佞人驅曠民而制淫族鎮百姓而寧諸侯不倚爵而貴不恃祿而富其尊莊而顯厚也如是汝徒見諸侯之闕而不見賢士之闕乎子高曰夫賢士之顯于時也必先出諸侯之闕而後使諸侯由其闕不然雖厲敬義之禁擊仁智之柝諸侯不聞焉不聞于諸侯何關之為昔仲尼以仁義為關周流列國然猶絕糧于陳削迹于宋而不能扼諸侯之闕故退而設闕于六經以防名教老子以道德為關猶騎青牛而過函谷以避周亂史之文曰周太史耳西出函谷關遇闕令尹喜曰周將亡乎蘇秦張儀以縱橫為關而顯諸侯諸侯役之如妾婦商鞅申不害以刑名為關而制黔首諸侯待之如雞豚夫蘇張申商之徒皆干謁于諸侯而後能聘其術也繫先王之道術陋蘇張而黜申商諸侯慕之若酷火之求濟于水危疾之求瘳于扁鵲也使先生不由諸侯之關而資左右以流譽則雖欲效蘇秦之揚眉而談于傾蓋之際不可得也今士庶之遠涉者皆擁于關關吏拒之以待先生恭亦甚矣先生以為悍而不入何弗恕也抑且以為固弟子不遠千里而從游為道計也今遇國不入宿于關外是輕身而賤道也賤道則曲輕身則戮先生其若之何徵君曰是則然矣使為士者懷道而見諸侯諸侯拒而不見士將去諸侯又求之于斯時也士亦復見耶吾之游于諸侯非無交也嘗招以王齊聘以公魏魏招以駿馬韓招以方圭秦聘以幣及旌晉聘以白貂其交也殷矣故去嚴穴之樂而與諸侯游也今蜀招我以寶劍其文曰利用之器吾入蜀之疆與羈旅群蜀使過而不識故不得返命韓王遂不出廓而逆吾亦唯是好游而不相聞恐擾其土地走其耆老是以潛至于蜀國之關而關吏辱我以不納賚我以無信証其所為諸侯聞之必罪焉後有治關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忘其譏無乃亂禁乎所以待而不入也子高不能對徵君曰吾將就駕樓于太白之岡以觀蜀國之政待漢室之清不亦可乎汝愛其師而不愛義吾其沒身已哉館人以其情通于關吏關吏奮頭而告曰僕賤吏也不能旌大賢之履實以不恭之淹高駕且獲戾于左右賤吏唯命蜀王若聞之以為小人蔽扞賢者于外罪無有賤吏亦唯命若夫子忘賤吏則生不忘死是賤吏之禍福在夫子也徵君笑而不應關吏知從者之私賂也出謂子高曰僕命寄旦夕不敢荷子之惠以重罪戾乃反之時蜀王將田出關過徵君之館徵君鼓琴而歌蜀王聞之曰吾國有賢者乎遂獲徵君以歸

招賢

徵君疾使徐淵說蜀王曰今天下之王蜀為雄矣而士不至于國者豈賢王有遺行與蜀王佛然曰蜀國有名山廣川賢豪明智之士悉產于茲奚待天下士乎徐淵曰賢王欲以蜀之士為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強諫而難者也夫蜀之士其賢于淵者或眾矣然天下士豈無有賢于蜀者乎以淵之不才而棄天下士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乎此言非所以安蜀壤而匡漢室也賢王為宗室之首祿倍于三公爵貳于天子勢埒于諸王據蜀之雄藩以為固而不能當天下之一面扶漢室之危弱其故何與董氏以陶廁之夫登廟堂之上陵劫天子號令臣庶汗濁社稷輕蔑王侯漢室之形譬如垂瓦扶則暫安不扶則速危不告難于諸侯傳檄于天下坐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是以農不暇耕女不暇織皆拱手以聽董氏之命若此時倚望而不舉臣竊謂賢王無輔漢之日矣夫漢室之于賢王不可謂薄也宜以此時傳檄天下告難諸侯發私廩之財收英雄之士先誅漢賊之黨以靖東南則西北之陞不勞而定矣然後洗甲于二川流凱于三峽倒戈于棧道功孰踰焉漢室之安可倚備而待也王其圖之

問疾

蜀王得徵君而喜聞有疾忽焉而感乃以單車造其門徵君知蜀王至掩帷而卧命李平候于階蜀王見李平而問



曰徵君不能出與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可乎曰既卧矣侯陪然後請入曰徵君得無疽乎曰疽不為疾也曰然則何為曰卒聞之天以薄蝕為疾地以崩溢為疾天子以幽屬為疾王侯以驕泰為疾士以貧寒為疾大夫以酷倭為疾庶人以饑寒為疾今徵君之疾寒也國不舉賢使士有養疾羈于道路軒冕者多豺狼之群膏梁者多犬豕之輩由此觀之士安得而無疾也夫疾以薄蝕崩溢故天地以聖人為醫疾以幽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為醫疾以貧寒故士以夢北為醫疾以酷倭故大夫以明主為醫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為醫然則徵君之疾樂石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虐寒暑有所不侵徵于色而不見其稿動于聲而不見其戚歌于鼓琴而不見其樂歎于臨川而不見其憂此徵君之所以為疾也蜀王頌足而嗟曰寡人處西海之僻壤奚敢當徵君子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徵君蜀可以王漢室其隆乎王若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奚必得臣哉蜀王慚顧謂左右曰寡人得徵君若桓公得夷吾也寡人得仲默若桓公得齊威也周末而齊霸其二子之功乎

尊王

蜀王問興國之策李平曰昔我光武皇帝之中造也以天下封諸侯功臣皆固守藩鎮之地而益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戮力草莽之際驅馳險阻以立百戰之功而定大業子孫嗣武世守不基進可以輔漢退可以全國何謀而不成何功而不立哉邇來國步多艱內變成而外釁作謀將戮而諫臣刑左道倡而王政熄百姓離散有思亂之心此誠明侯效忠輸悃之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諸侯皆欲抗憤以報漢室修會盟之典徵君是實此其志不末矣明侯此時不以誕告諸侯靖邊圖步以為功首至于肝腦塗函台廢鹿棲銅駝乘輿蒙沙而中原流于左衽然後圖之是猶火既及薪而後覓井以救不亦鈍乎臣不敢以詭術說明侯也亦以漢室無必亡之勢而明侯有可為之資且昔者西京亂于王莽當是時非特諸侯弱也雖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愉悃者豈背漢哉由高帝以殺戮為武而不留功臣于子孫故王莽之亂不待雲擾而新室立矣此皆養亂之禍也使當時有藩封之臣皆韓彭之後必能感激

功臣之心以忠于社稷則西京至于今而延也我光武皇帝以寬仁易殺戮故二十八將皆裂土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憤西京之覆轍劇新室之禍釁是以全功臣之名與諸侯並朔皇漢而永業也今漢室紛紛權臣倚鼎威炙蒼生王察而好戮使諫臣結舌而不敢言危亡之禍固已形矣而功臣之救不至抑何與明侯自以為宗室之疏而土壤之僻無效于漢室也獨不念先皇之恩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疏也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巴蜀之地以秦楚為羽翼而棧道達于中原未僻也諸侯之土壤莫加焉矣困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蜀王曰善 洎曰蜀侯以興國之策問李平而平之對無一言及于所問者其經綸天下之志又隱然于事辭之外故全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論之而引諷當時以尊漢室勞諸侯為要又假功臣以激發當時之諸侯此外史傳心之法也唐之藩鎮其未識此義者乎

目強

蜀王以大宰饗徵君徵君問曰巴蜀之國接壤于關中者也而民不知戰巴蜀之民齊風于中原者也而國不知禮豈有司之過與抑賢侯之不遑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對曰夫爵寡人受之邑有司載之不敢重也徵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導禮而教戰也今之為有司者諂酷不廉而急于名故不能導民以禮循苟簡而樂安侯故不能教民以戰夫今之成都古之蠶叢也賢侯以成都為幕山川之固雄于秦晉而守無民之爵禮也然有司不能靖其土壤訓其人氏以弱西藩之勢賢侯坐而不告何為其然也蜀王不能對徵君曰今王室弱矣王至弱則藩鎮亦弱因其弱而強者謂之勇毅之傑因其強而弱者謂之柔恭之臣弱而不強非毅也強而不弱非恭也今王至弱諸侯又守之以恭而待其敵民何賴焉臣聞之牛牧于農而役于農故效並耕之勞馬畜于人而乘于人故收並戰之績諸侯爵祿于國而不能扞于國何歟今天下諸侯之富者莫如賢侯積粟成林委珠成淵有數百萬之餘業若養兵而待戰調民而待勞可以拱十年之費則江南之賦不盡斂百姓之脂不盡剝山澤之利不盡出也且以茂賢侯之功而長



享其爵祿不亦善乎哉易曰利用為大作願賢侯作之無怠焉蜀士曰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事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舉寡人遠讓以安賢士無使為諸侯笑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咸有錫也是歲天皇使郎中令採丹青于蜀

平刑

蜀王問徵君曰今廷尉平乎徵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說今之為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為權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極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弱強相欺賂則羣誦淫戲以為樂讞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為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貪致也貪則餒而諛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晰也是故郡縣之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錯之風其庶幾乎蜀王曰善 洎曰此外史刑法志也

黜陟

蜀王問徵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之乎徵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恥誅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既黜而賞非以勸廉也既陟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賞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政教暢于下則黎民入安而優于唯正之供故農者樂為農工者樂為工商賈者樂為商賈無流徒之患無鬻貨之憂無怨讟之悖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之表也故明主有擊壤之歌則大臣有與人之誦上有畫一之諺則下有五袴之謠此表樹而影必從者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貂裘則有司寒大臣無甘饌則有司瘠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今之大臣好畫一之諺而惡聞楚人之言憲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與大臣異與

曰內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內猶在外也功臣在外猶在內也近君則榮近民則泰其勢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奉可乎蜀王有而色徵君出謂曾謂曰蜀王老而富祀而亢民其玩矣哉 洎曰此外史百官志也

請金

蜀氏赴幕請金蜀王發五十萬鎰蜀氏請倍蜀王命左右告曰勿以為貨爾眾其克勤于利越蜀之境若博而狎以播吾財者刑罰之爾眾毋情哉蜀氏皆唯唯而去左右問曰嚮也發庫廩以賑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無倍蜀王笑曰邑有賢者吾方式之不敢以爭于民故賑而不倍所以修吾譽也左右曰君所謂賢者其徵君乎夫徵君叔度一霸士耳其寓蜀也亦欲乞餽于幕與蜀民羣也豈足為賢者與蜀王曰不然吾聞士非孝廉不徵非賢良不舉其高蹈而不為臣者夫是之謂徵君今天下公侯者什伯而徵君者奇不亦尊乎懷王室而激諸侯不亦賢乎故賢者有無爵而爵無祿而祿不恃軒冕而貴不待鍾鼎而富不以國存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徵君之謂乎吾慕無士一獲而歸諸侯師惜乎吾老矣吾將讓爵于徵君以利巴蜀王室亦賴焉吾雖不恭亦世載厥譽知吾之能侯而好賢也徵君避爵而往吾又有令名于時今將季世也王室若混時無靖寧則諸侯猶不忍侵蜀是吾一舉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左右曰臣蜀之鄙人不識徵君之賢若是雖然為諸侯師其志必淳君安得而淹之宜厚為之禮以謝徵君天下高君之義者亦多矣豈必讓爵乎夫棄先皇之澤以替其業不可謂仁以爵而糜賢不可謂義淳明典以自殖不可謂恭徵君誠賢者則君之所舉實矣實賢以干名臣竊惑焉

辭爵

蜀王堯蜀人迎徵君于幕徵君避青城左權曰子以萬言說諸侯孰若享益州之富哉今蜀之父老皆杖策而迎民心歸矣子固辭之智者不為也徵君曰君聞之行一不義君子所憂况天皇之爵祿所以寵諸侯者而士受之不義孰甚焉昔介推辭祿仲連避爵是皆諸侯之賜猶未至于讓國也而二子却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使介推



仲連攘臂而笑于地下誠不能一朝攝也且有不次之戮夫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于八珍蔽  
裘麻屨逸于五來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為恥已左權曰奈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聞吾人有  
狗人而忘身者乎以于金遊于天下必求其悅已者有不悅者則分金而惠之悅已者不為學人而金竭遂感而死  
今吾潔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固也竊慮吾人之金不足以勝悅已之眾耳故曰愚者不謀群聚若立智決策者朝  
不得食由此觀之蜀人之望易成而群易合也何足眷眷哉左權曰權也陋微子啟之弗章

火災

李平觀象于軒轅之臺有星數丈流于冀州其光如日李平喟然曰胡運其興乎又有宮闈之災內外樹難漢室其  
將為周之東乎越明年夷人寇玉壘之關洛陽多真宮災天官與太乙真人方祠浮圖老子火圍宮苑煙燄蔽空宮  
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幾不得脫太乙真人猶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見百官擁列于銅駝陌惶懼掩面京師  
為之語曰平宮火不得出太乙真人焦頭爛額又訛言董氏以兵權劫天皇天皇憂憊問于相國王允允對曰臣聞  
老子善用兵雖有匪臣老子必為陛下却之矣陛下益宜躬修多默少以為憂又問曰朕之敬神可謂露心矣何以  
致災允對曰宮闈之火實陛下輝光之德所致况聖澤以火德王此中興之象也天皇大悅王允少有雅望善屬  
文時輩皆以允有國士之風及為相舉動猥陋唯與時浮沉外飾體貌而內懷奸妬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百官有  
司進士皆倚其門有稱允為父令妻妾問寢饋養一如家人禮以此樹富凡考績所去者皆黃緣而進天下士大夫  
始壞廉恥而鼓舞于聲利矣故一時寵渥者若太乙真人次及董氏其次及相國王允權勢黨類分為三六播聞蠻  
夷是以豪傑益解體而議漢室百奴累歲紛擾邊境以誅一邪二佞為名東南虛潰海內罷敝雖桓帝荒于游畋國  
步多艱未有極于此者也是歲太子驟疾中外頗疑天皇乃殺閹宦七人以塞其咎 洎曰此篇如史臣紀 事之  
體其所述漢廷時政考之漢書往往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真人又漢書所不載者故外史疑晉時云云

避難

益州守徐嵩坐贓繫獄有武陽令文龜齡亦坐贓于獄中乃相國王允門人以孝廉舉高第時御史按獄以死論益  
州守搗額乞憐密以千金賂之乃免刑遂問成雲中武陽令尹壽伯坐贓談笑挾相國後龜齡遷為左馮翊又與相國王允之  
曰益州太守徐仲高坐贓論死克嫖姚武陽令尹壽伯坐贓談笑挾相國後龜齡遷為左馮翊又與相國王允之  
子橫掠良家女婦百人克于閭室為鄭衛之聲以奉相國京師醜之雖警童輩皆呼為冀中郎以其汙濁士林為清  
論所鄙反董卓暴虐相國王允亦俯仰其詞每與卓論國家機務必以袖袋口侍側供唯諾無敢疑者文龜齡亦耻  
相國奴于董氏私謂相國之子曰董氏懷趙盾之謀久矣若一舉而敗必及令公吾屬安所附乎曰何為其然也曰  
令公以相國之尊負海內之望權侔天子富埒王公此人臣之滿者也又奚枉迹于董氏之門乎董氏弄柄淫惡日  
彰其禍可抱足而待令公宜潔名于廟堂之上效李杜之忠而密之以謀鑿陳竇之醜而濟之以才使國家無虞而  
同享封祿不亦可乎曰吾翁必有見汝勿復言文龜齡還家謂妻子曰吾受相國之恩無及報矣遂謝病免爵斂金  
王斗乘以歸客于荆州董氏果作難君子曰傳云至貪者明至佞者殺其文龜齡之謂乎 洎曰此亦記事之體也  
其文絕類史記

岷山

徵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績而歎曰浩乎汶江岷山鎮之茫茫禹功險于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難則諸侯  
告于山川今漢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徵福徵君曰夫諸侯修德則告于山川社稷之靈以肅其民人于是  
乎休思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扞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竭之災不虐瘡厲之戾不淫嘉  
穀豐而民人洽故君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之豐草凋悴以因革其政觀氣于社稷而知土壤之豐鬱  
昭明以節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先王之報勳德于社稷之神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



車服以錫之宴饗以親之賞資以勞之死則褒之以嘉謚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以文音其耿光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陰賊而降休咎乎民也是以駁顯之烈與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貞德音振振垂慶景福君子神明此之謂也

崦山

徵君遊崦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項之虎近于磬左權以臂當之虎懸尾叫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踰崦山之岡徐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群虎食一椎者徐淵臨穴而發天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趨伏于藪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鼓琴于磬章搏一虎而群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為虎所噬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群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即徵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得楫而渡有猛虎群飲于峽一搏而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得一楫而俱免又搏群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于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慰哉遂歷崦山之壑而援之群虎皆斃徵君顧謂二子曰汝其奮于崦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憑威于國不可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驩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磬而悲歌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崦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尚能倚磬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去蜀

漢錮范滂李膺陳蕃黨武劉叔殺之徵君歎曰漢室死難之士有五人焉李膺曰昔者三仁戮而殷滅今五仁錮而漢存猶未若紂之當罪也意者尚有待于繼乎徵君曰何以測其然也曰執命之臣虐而未捕畏主察也殘民之臣貪而未弛希主祿也畏察者謀必疑希祿者志必弱弱者懷榮恩疑者懷刑戮是以張角黃巾之眾提劍于郡邑而卒無全踵以懷刑戮者之未附也故漢室之形必繼統而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吾聞過盛之朝災沴不消以憂其過也臨亡之國災沴亦熄以無庸于警也故災沴之象恒集于過盛將亡之際由此觀之漢室其隣于亡乎徵君曰誠哉是言也夫磯將潰則不可與網罟之夫謀國將亡則不可與章句之徒議今漢室之形危矣而章句之徒猶執簡以從事掩鼻而呻吟弄文墨以求一帛之賞而飾譽于流俗機巧驚愚志意駭眾自以為儒林之雅蹈也距知測危睹形之士已慷慨于巖壑懷鷹揚之具蓄淵默之謀而天下調如也李膺問曰有黨錮既戮漢室無主董氏乘之總百官而制朝廷彈淫賦以荼毒天下諫者輒誅而陳尸于市朝虞子幹以八尺之軀而任社稷之重夫豈守章句者哉然而不能制董氏之柄是以抗議于漢廷而無所建白何謂也徵君曰子幹欲以杯土而塞濁溼以握石而補崩山其不戮也幸矣使子幹有林宗之風則翻然而去誰不善之自桓帝不君荒怠無度政移中官天下貢獻者先入私窟而後以羨餘貢于庭天子為塗旅辱象麀鹿棲于乘輿是以宗室不靖江漢雲擾咸以圖漢室為然而未亡者以刑未及于諫臣而忠憤者鱗次而出猶不能起塗炭之禍以濫賜于今濟之以殺戮困之以徵輸匈奴暗于雍冀之境而內外之勢成故漢室虛弊而天下無綱紀文章甚矣所以豪傑奮庸之士寧沒齒于溝壑而不忍盡言也今以一子幹而欲挽漢室之危不可得已且歲徵君去蜀

天祿閣外史卷八

賈楚文

去就

徵君之楚桂陽守逆于雲商拜而道曰僕守桂陽土壤日曠三載匪績竊聞徵君之風鄙心浹暢沐披拂之餘馨遂



爾池漢書較錢穀洗訟庭以曹溪之波潔陋石以韶山之石為徵君淹也仁駕義軌得無暫稅乎僕從長者之後而行矣徵君曰伊嚙嚙與渾渾與時不可以止與甫是以征也將南謝楚王以歸來與曰徵君何鬱伊而弗博也愚聞聖人之規曲世若火之規曲竹治其節而削其枝頤其幹而裁其根然後商販而為利工斲而為器今漢室之形若曲竹何不倚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宣裕其業乎為之禮樂以順導其民乎夫物曲則棄人曲則弊世曲則傾唯智者觀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直遊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管孟之為也徵君方效乎孔孟而有捐時之怒既信乎諸侯而流歸鹽之歎是徵君之奮草莽而就米聘意者欲揚空名而不顧其實耶何落落而不群也如此曰子徒知曲竹之可規而為知曲棟不可以使之直乎知曲世之可規而不知曲主不可使之庭乎鷹隼為鳳狐狸為麟藜藿為鞠蒺藜為蘭故賢士之處世明主求焉常主忽焉是故放動以之讓后羿以之棄高宗以之夢帝辛以之剖周公以之握穆公以之殉句踐以之謀祖龍以之坑由此觀之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為顯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為戮及絕糧而削迹行不稅冕則戮矣若甫之所遇不可謂不戮也惟楚聘就而未報故為此遊以待其戮胡可淹也憲也非敢傲子之命實惟不擇苟處而淹吾拳譽也亦何功之為遂不入桂陽郡南郵于長沙

時勢

徵君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弱何策以待之對曰天下勢也合策者順合謀者成合意者固以縱橫之策合者事成而名敗以縱橫詭詐之意合者機固而業頹是以齊桓之霸策于信義而已矣守信而文于禮執義而通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聲故能尊周室而雄諸侯道路無寇旅中原無腫慶當是時桓公為五伯首功而號令可以一海內者也然猶以服事周得顯永厥業而不替終桓公之身而齊無有干戈于境上者故諸侯稱義焉夫信義者王伯之門也求策術而棄信義不可以為諸侯楚王欣然而言曰徵君不穀之管仲也唯幸教而輔相之徵君因難

曰楚之山河與楚之人民孰固楚王曰不穀聞之國以山河城廓為固家以垣籬樓閣為固未聞以人民也曰山河之固孰與守之曰信義哉曰守信義者王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對曰王何以山河為固也苟無人民之眾則楚之山河其為猿雁之樓乎楚王問曰昔者齊桓公陳師于召陵以伐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圻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然則楚之所以為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之眾可為固國之勢非山河矣乎徵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之師也豈不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者當觀兵之際屈完以德動桓公而又及諸侯會盟以示信故全齊之眾遂卷師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陸豈方城漢水足以却齊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得失未可知也楚王有慚色徵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而楚國之民不懷又靖安而無外忠宜賢王之以山河為固也王亦不孰慮乎今天下舉責者一室漕運者一渠皇圖之藉賞于畿甸征討之命尚係于天皇故諸侯未為戰國而得以靖安無虞也雖然諸侯將勞矣誠宜布信而宣義以懷楚國之民而告王室之難于諸侯結之以盟誓飲之以宴享使四隣親睦而同姓密于婚姻然後告諸天皇代其誅罰驅馭戎騎剪滅奸雄烹炙貪虐顯嚴公之士與之謀國雖無會稽之恥而有嘗膽之心無報吳之舉而有霸越之績是謀策之徽聲而文武之列光也王其圖之

田獵

楚王問徵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為也徵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振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宣陽氣也苗于夏扞嘉萌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導陰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則齊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而不敢淫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鳥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皆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虞人誓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髦者罰之私養而不獻于廷者杖之玩田而傷鞠相格而屬弱者刑之又為之讎



以勞其考為之揖讓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為之歌詠舞蹈之樂以蘇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于春秋戰國之諸侯淫荒傾于酒色殺戮極于臣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政游而無厭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為取于田哉如是而為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之心而田獵故仁昭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而驅百姓故身戮而國亡此無他敬逸之塗真也今王欲田亦舉先王之心而已矣

耻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徵君對曰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避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揚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止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眾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孔丘攝相于魯魯人與其從者鬪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遂捕從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為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魯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室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于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為辱禹不以誅鯀為辱文王不以拘美為辱周公不以流言為辱仲尼不以裂竿為辱聖人之心盡于天而美迹之為楚王曰善

漁論

徵君自以不得志于諸侯居而歎客有諷徵君曰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徵君曰奚為不若哉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擊竿而歌隱竿而自謂無懷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吸霞浩浩乎與太虛同流羨魚而無心于釣倚磯而無迹于物臨洞庭而望瀟湘相窺九谿而瞰七澤旁矚乎武陵之源和飲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釣無空網小釣無空鉤雖五溪二澤之魚皆慕餌而投其釣故能為魚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倚洞庭而為固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為藩離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

為樓以七澤之畔為磯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家又安海內殷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者皆慕義而賓乎何必遠漢室而棲藩離辭王命而就侯聘濡七國之路而終為匹夫之群乎徵君撫琴而釋諷曰甫聞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狄夷而替諸夏時既晦而懷忠則釋耒耜而負鼎俎是以旁擇乎諸侯歷聘乎四方譚笑而策功烈布章而歸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遜而伊尹于伯夷隱而呂尚在接輿狂而孔子遊介推蹈而狐偃翊莊周踈而孟軻殺四皓棲而毛雋激此皆得志于諸侯者也子徒見無懷子漁傲于楚磯而烏知有心者擊磬于衛國是猶觀山雞之垂翰于樊籠而烏觀鳳凰之翔翔于霄漢乎何所規之不廣也客曰夫知興者疏其津知亡者閉其名知亡知興與時偕行知興知亡與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肯時而達權賢者不能失時而完節今漢室無穢王運頹渙賢士蹇蹇佞臣前煎國之頑民勝我應數以歸所天懷琛之儒屠釣而棲巖巖自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為務光而呂尚為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魯連蹈東海以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之亂政而樹功業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聞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今之時又替于周秦矣子顧着伊尹之干而忽太史之出不亦戮乎徵君曰然是一或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辭曰故厦將顛兮奈良工何椳題媛兮斷而為富昔周室顛而椳題媛者齊魯也斷齊魯之椳題而治公室者則管仲鮑叔牙甯戚狐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是以能伯諸侯而強公室夫齊魯不能周衰而失其伯管狐不以時危而失其材故賢士之嫁也非刑戮之國則就之非篡弑之朝則就之若是而蹇必內有讒姬外有譖臣二網張國仁者潔身不待塵而舉不待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沈君子時屯一經一綸補前覺之明職馳系同之令軌故晉儒之名翁翁焉子何泥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客慚而謝

色荒

楚王田于雲夢得野女為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慎者與有一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國焉不亡楚王曰咨



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屬于王乎楚王曰何謂之荒曰獸而無度則荒也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  
 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鬼則荒慎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兼夫王輕身遊于雲夢  
 之數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獵九月不返國荒于獸也王之宮祭姬盈幕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于色  
 也酣以香茅之醴飽以相波之魚文羞珍饌饗乎穰穰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鐘鼓鏗  
 鐃管簫嚶嚶長夜不輟荒于音也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九疊猶以為望而茫也又襲其土木標其棟  
 宇渥其丹青雕其錦石懸十年之廩一朝而虛之荒于役也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仙師事遊方乞食之徒採藥以  
 煉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  
 窮亡太康荒于酒而不返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  
 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况諸侯哉有一且荒亦不免于亂亡之禍况其兼哉臣不敢諍王  
 也得女子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為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田罪也臣欲  
 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為得志于楚故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為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  
 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之戾也乃命左右則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末于王而王寵之不怨于王  
 而王則之是以臣之諫而寄戮于色也王欲則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削乎王不能  
 則則雲夢之女則之何為楚王乃逐雲夢之女而作田誓 洎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徵君之諫而作田誓此亦諸  
 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奮厥志以匡扶漢室而田誓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不載其又豈文不如甘誓抑外史失  
 之與

晉使

晉使如楚聘徵君也抱關者告楚王楚王問曰非問乎曰非也曰徵君聞乎曰賤臣不察君意未敢以聞也楚王喜

而勞之乃密令左右醉晉使以酒與之曰竊晉王書進三楚王其大曰徵君履下不穀處北海之側日麻令音昔者  
 蒙以繡蔽臨昭敝邑不穀無感于徵君戮以亞賈之禮凡我同列以為不穀躡履成踰藩而弔之徵君是以播棄不穀  
 益殞傲志至于今是咎徵君且稅前之愆以返我敝邑偕我宴好使不穀徵福于敝邑之社稷而新譽于諸侯不亦  
 善乎自徵君之別寒樹五霜朝聘將繼不穀每南望楚而愆我心繼以夢寐彌不自口敝邑之民若荷未望時雨  
 有司賦懷徵而詠之一何悃也徵君其亮哉昔聞徵君自蜀之楚楚人鑿鑿願以平其道路作錦繡之流蓋三十餘里  
 坐以雕乘賓于陽春之宮時峒蠻稱亂徵君與李平左權之徒殫智陳力有五段大夫之勞而功之舉猶過是徵君  
 固楚望也夫楚以徵難其勞也若是敝邑猶楚也匈奴之警其于峒蠻土壤之饒不及荆楚而又有巡狩之遺烈徵  
 君何重楚而輕敝邑哉敝邑若替雖為不穀辟徵君無亦忍敝邑之民人而置諸溝壑且以瞻望于鄰國仁者能無  
 口惕乎今胡馬秋勁寇我井陘又寇我雁門又寇我即嶺即嶺戰却折我銳見五千又寇我隄關餘種皆起遂寇我  
 雲中擄獲婦女數十餘萬而淫我邊境師憤空冀而戰又折我銳見萬餘僅獲黃犂二千又寇我上黨破馬陵之關  
 獵火通九京敝邑之危若垂石其勢莫當是以藉徵君之怒而勦滅之則名垂汾沁功銘恒霍義顯于介山風高千  
 首陽此不世之休烈也願徵君就余駕毋憚千里不穀率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使以符狗于鄰國之壤而達其  
 關使毋有譏者發壯士三百護乘于道使毋有妨者若徵君與不穀均是心度勉撫敝邑肅揚仁風以化狼跋薦社  
 稷之馨香不穀唯是剖心而索報及茲臣庶無忘德也徵君其深唯無口焉楚王既得書命左右曰有洩之者誅晉  
 使寤檢口不獲其旅十人與館人關楚王聞而囚之晉使遣徵君告以晉難徵君曰奚為不書曰館人盜哉聞于王  
 王不罪館而戮其鄰僕非以修睦也意者其王之計乎徵君謂李平曰楚與晉隙矣豈日謁王王料徵君以晉使之  
 故而謁也講至日昃徵君不及晉故楚王疑之問于徵君曰先生知晉之聘乎對曰聘而不書晉難必過臣將赴矣  
 若聘臣以書是飾難也臣何就焉是以憂其無書也楚王有慚色謂信乎晉之飾難也聘以書晉使失酒誤投于寡



人寡人誦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因其使不敢以聞徵君寡人隘守得無疑乎對曰晉果不利于王室而有使于楚雖不犯王亦楚之累也豈惟臣之罪禍王其釋晉之使而歸之夫晉之謀寄于臣臣不就聘則晉之謀謝矣又何因乎楚王乃釋晉使徵君因難曰王釋晉使而歸之楚必有釁楚王曰何哉曰鄰國之使不可戮也既戮而歸晉人必報之臣是以知其釁也楚王曰然則為之奈何曰晉之聘殷矣王若修戮于晉使而臣不就亦釁也臣請為王聘晉可以替晉使之讒而臣亦無辱于晉且以善楚王其慮之楚王曰戮使而吝士釁在敝邑如晉而淹釁亦在晉是鄰國交釁胡可盟也若不得已則徐淵亦足以當晉徵君其命之行曰王不可以輕鄰也徐淵亦義豈能不聘之國哉夫晉無釁于楚則臣之行為晉也晉與楚釁則臣之行為楚非為晉也憲也聞之難而不後不可謂仁援難而解釁又來信于賢王不可謂義故臣援晉之難必以王為歸矣不然釁其登乎徵君遂行與晉使出楚之關左權李季孔紹祖魯猶從之楚王使二壯士要境執晉使以質徵君涕然曰憲也韓國之士楚王若疑是在韓人也可何以晉人是執憲有徐淵周岑二子佐王之側是有二質于楚夫奚患乎乃以書報楚王楚人返命徵君是以得諸侯之心

通正

初徵君宿于龜丘李季曰有字南流犯客星其迫其在楚分子難將至矣及晉人盟練刺士以報楚王假為謁者以進楚王據床而問曰汝何國之陪臣也謁者曰吾聞鄰國之交不可辱以陪臣諸侯之交不可疎以床下今君處離牙之床而疎諸侯之交擲陪臣之禮而辱諸侯之命君何不疑臣為刺客而固如此也楚王懼而避席命左右搏之以驗其七首謁者疾馳而下將短刀刺之楚王傷其面左右護王遂搏謁者曳于殿下知其為晉人計也于是楚王始疑晉人之讎楚頃之徵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黃憲設刺客計也不然書奚值哉遂殺其謁者及二壯士又收徐淵周岑于獄亦大招刺客以報晉徵君聞之謂從者曰嗟乎季之言徵矣將未及晉而晉為之詭謀不足以復晉耻而又導釁于楚其無已乎若漢室既替則晉楚二國不能為盟主矣夫報楚王而值晉釁命之厄也甚甫

將避難以歸故邦豈復就晉耶曾猶曰子之歸善矣其如岑淵何晉難敢莫若返楚以調二國之釁而又釋楚王之疑如是而歸至亮也子若畏于楚則猶也能死之而左生之武又足以耀楚于掌上夫何患焉徵君曰汝不見出八之蟻上垣離而扛百足之蟲有稚子臨穴而憎蟻以泥覆其上雖欲返穴而安之亦不得已今楚之疑非特稚子之憎也疑覆于國而距後至之士非特覆穴之泥也而欲返楚以求鳴是何止蟻之弗若乎汝若不見遊魚之逝千仞之數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浮沈得揚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則魚益逝君益信則士益歸而況士之于諸侯哉使游魚遇無水之壑則偃蹇而困于泥求咫尺之游亦不可得已今楚無水之壑也欲以數澤之魚而游之必蹇矣故魚不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曾猶曰楚不可返以疑故也無疑于晉奚為而不就哉徵君曰晉國不待士而忿謀又以培釁雖士至其國亦何所奮也夫疑志者難與決策忿謀者難與定交楚疑而曾忿二難也士焉得而就乎昔趙殺鳴犢而孔子去楚其似矣南望鄂關長虹蔽之痛乎蒼天其斯人與

遇漁

徐淵獄中上書暴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並檝而問曰子何方上國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瀟瀟是浮以濯以漁棹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為此遊也周岑喟然嘆曰師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空奸雄攘臂賢者無慮流于四方之晉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逝洞庭而甜雲靈窺九疑而望衡陽撫雄劍以嘯荆門濯長纓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幽吾于鷗鳥之渚棲吾于蘭杜之鄉羌邂逅而猜予迷聖賢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廬無漁之數其上必磯子乃洋洋然歌慷慨浮而不歸敝垢垢體為時所疑之楚遊者能不懷噫是子之智不如漁之遠磯而虛其數鳥之畏廬而廢其巢乎何子之不能廣也周岑曰昔者其子仁而蒙難文王順而拘羸展禽和而魯黜子胥毅而吳媮仲尼能而陳厄墨翟智而求囚史魚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流古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



憂患而潔身哉心有所激則諤而不緩心有所憤則矯而不難心有所忼則慨而不暢心有所惕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其眾庶其憂患足以哀其民人渥以鍾鼎之祿而不為富擁以環渚之室而不為貧其群也迹化其獨也道榮一毀一耀而天下蒙如也子徒見夫魚不潛緣磯之數以為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之罟又逆鱗而入鳥不巢覆廬之林以為能舉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笠而歌曰蕭湘秋水茫茫落雁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者三闋周岑憑而聽之曰噫嘻噫嘻乎何楚聲之婉變也是歲楚王索徵君于晉徵君奔秦秦人納之

陽山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晉人有譽于楚國夙夜憂喘况徵君不復徐淵因而死周岑之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內海賢士皆棄楚而賓鄰國無以南軒寡人奈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說于晉者或不得求與抑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譽而日夜求徵君用心疑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徵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為盟主以光耀王室陽山之崩不其宜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修好于晉而聘徵君則楚之禍庶乎爾眾為寡人畫之左右對曰鄰國之好可以修也若徵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困其師露其說計而飾其聘不可為也楚王遂修好于晉晉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關門之木楚王聞晉人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臯鄰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之左右稽顙而謝曰譽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讐于晉也楚王怒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妾聞之寤口之言若美寤心之言若水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譽而養禍寤心者忍耻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寤心之言而去甘口之士故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嗜甘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里而私戮之亦與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不怒何君之遠耶楚王慚而釋之遂囚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歸韓

徵君歸韓張儉策杖而訪徵君飲之張儉問曰子之譽薄矣而功不曰漢室諸侯一何拙也徵君對曰憲聞之智失則求之巧信失則求之拙巧者亂拙者矩今諸侯雖茂智而寡信亦足以國若漢室不替諸侯其無戰乎張儉曰儉也聞晉楚有釁子何以靖之徵君曰晉之為諸侯也說楚之為諸侯也暴其世子又淫如是而釁不可靖也甫是以浣褐而歸得與子飲惜乎元禮林宗逝也哲人不作王室其凶吾道之寄微子誰與乃臨風鼓琴而弔之張儉曰夫道欲行寄于人道欲廢寄于人當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于君臣而借暢之若舜之于禹稷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公箕子君臣一德其道流行身履休列是以能永厥治三代既没春秋紛拏是道也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孔仲尼歷于諸侯而不遇乃述經于泗水之濱身不履盛而世載其烈故春秋亂而不治是亦寄于天者也及春秋毀戰國亂而不治其猶寄于天乎夫周東之後寄于人者何窮而寄于天者何當也西京而來若董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亂厥內夷狄亂厥外大臣貪小臣諂民無廬士無儒名器清混蕩之以綱紀隕之以文章諸侯驕侈而無戮于王室由此觀之道何所寄哉儉也從薦紳之末不能輔導以至于錮為國玷焉天之戮民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草莽溝壑之中若吾子者名隆而志高道完而形超固天之所厚者耶而子之道又若有寄于天者然悲夫北門之詩昔人所哀世道交傾天其鑒乎是歲恒山崩君子曰其幽厲哉

感時

初徵君將歸韓出疆吳林宗于野魯獨問曰猶也聞之聖人不私故應物而能化智者不累故抑情而能達子是之哭其有私乎其無私乎徵君曰甫之遊也不覺暮矣遠託七國椒返南甸彥人凋俎誰與扶植是以感而歎也魯猶曰漢室其終卑乎曰今逝者士人惟爾與甫猶路也黃巾亂朱儁死之陸續隱于長洲李名隱于華嶽張表隱于



天曰周岑隱于雲夢左權蹈海徐淵死于楚孔紹祖俘于秦捐乎甫與爾歸矣乃據地而歌雍露魯捐和之既而曰吳越之聘子弗報乎曰昔者林宗與甫言曰今諸侯王教惰而不知禮大夫汙濁而不知義有司貪殘而不知仁士虛濫而不知耻民巧詐而不知信吳越之士民有司殆其焉又多淫疾胡可革也夫聖人不易素習之性不化至頑之俗詩云匪我則頑匪爾則端此之謂與魯猶從徵君子韓而返魯徵君曰嗟乎禮樂東矣

右天祿閣外史八卷叢書本題汝南黃憲著王守溪序說此書不恒有於世僅出于晉後藏于唐之田宏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乃得之秋閣典籍中後為三山林氏家藏卷首載有謝安田宏評語篇末附韓洎論贊誤以為是皆作贗書者創為之說并序文亦非守溪作也後漢書明以周燾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風流高潔合為一傳其於論憲固三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此序乃云范氏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曾謂守溪固陋一至此乎此書究不明為何人贗作而王序作於嘉靖二年則自嘉靖以前此書必尚未傳於世而其時何景明李夢陽諸公方當割鵝周秦割裂漢魏自以為真古文安知此書不即何李之徒摹擬而作而好事者又託為王序以重其書耶古今偽書多矣若漢張霸百兩篇隋劉炫連山易唐張弧子夏易傳王士元亢倉子宋張商英古三墳元吾邱衍晉史乘楚史禱机明豐坊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大抵傳偽書之人多即作偽書之人然其書或傳或不傳或當時發摘其奸或後人培擊其繆皆得指目為誰何獨此書不知作者王名始出於嘉靖時至萬歷年間屠緯真遂采入漢魏叢書毛氏津逮秘書因之以此見口中葉以後風氣詭異雖以同時作偽之書亦甘受其欺愚而不悟其非吾是以為傳此書者惜而又不能不為序此書者解嘲也若通鑑綱目於安帝延光元年書黃憲卒本傳謂憲終年四十八而外史猶次及董卓之亂且盛毀王充此其繆妄益不待攻而自破云汝上王謹識

輶軒絕代語

漢 楊雄 著 練江汪 本校

鬱悠惟慮願念思也

鬱晉宋魯衛間謂之鬱悠猶鬱陶也惟凡思也慮謀思也願欲思也念常思也

眉梨羞齡老也

東齊曰眉言秀眉也燕岱北鄙曰梨言面色如凍梨也宋衛曰羞言八十為羞秦晉曰齡言背皮如齡魚也

養餘食也

陳楚間相謂而食麥饘謂之養注云饘糜也楚曰餘上音非下音昨

滕龐豐大也

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滕或謂之龐燕趙北鄙凡大人謂之豐故燕記曰豐大杼首長也燕趙度物圍者豐圍滕音忙紅龐鳴鳩也

娃娃窈窕艷美也

吳有館娃宮秦有榛娥宮秦晉間美貌為娥言娥娥也美狀為窈言閑都也美色為艷言光艷也美心為窈言幽靜也榛音秦

奕傑容也

注云奕奕傑傑輕麗貌也自關以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傑又好自謂之順言流澤也傑音葉同

私纖袿錯穉杪策小也

自關至梁益間凡物小者謂之私繪帛之細者謂之纖凡草木而初達謂之袿言鋒萌始出也穉年少也木細枝謂



之抄燕之北鄙謂之策齊又謂之晏註云如馬駿也傳曰慈母之怒子也折笈管之其惠存焉耳

東齊海之間謂之臺有關以西凡物力同者謂之臺敵

餽餽勝寄也

寓食為餽口傳言餽口四方是也凡寄為託寄物為勝

釐山健子

東楚間凡人獸雙產者謂之釐釐秦晉間謂之健子自關以東謂之孿生女謂之嫁子言往適人也東齊塔為倩言可借倩也宮婢女廝謂之娠女廝言婦人之供給使者也健音孿孿音所患娠音振同

亭公弩父

楚東海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言主擔弩因為名也

贓獲奴婢賤稱

淮海間罵奴曰贓婢曰獲燕齊間凡男而婿婢謂之贓女而婦奴謂之獲又亡奴謂之贓亡婢謂之獲醜稱爾

褸裂須捷敗也

南楚凡人貧衣被醜弊謂之須捷或謂褸裂注云衣壞貌也左氏曰軍路襁褡以啟山林軍路柴車也褸音褸

梳極甯極倒頰校朽

秦晉間謂無緣之衣曰梳極江湘之間謂複襦曰甯極大袴謂之倒頰小袴謂之校朽充音皎了

扉履屨

徐充間謂之扉音翡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水者謂之履烏絲作者曰不借

酢餈

甑自關西東謂之輦或謂之盤或謂之酢餈甑音輦輦音空餈音階

緇綆

關東謂緇關西謂之緇綆皆汲繩也緇音橘

渠拏

把宋魏間謂之渠拏或曰渠疏又曰齒為把無齒為拏拏音諾諾

特介

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麋

鋪須索也

東齊曰鋪須秦晉科數鋪音專

魏盈怒也

燕之外郊朝鮮之間凡言呵咬者謂之魏盈

李父

陳魏間謂虎為李父江淮謂之李耳言虎食物值耳即止觸其諱也又謂之於彪音烏塗關西或謂虎伯都

鷄

白似雞色五色冬亦無毛常赤俛晝夜鳴音侃曰宋魏間謂之定甲或曰獨春言好自低昂也

飛鼠

蝙蝠自關以東謂之鵬翼或曰飛鼠或曰仙鼠北燕謂之蠟蠟音職墨







自襄國至鄴一百里中四十里輒一宮有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即止凡所起內外大小殿臺行宮四十四所

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鄴城北城西北隅因城為基址建安十五年銅爵臺成曹操將諸子登樓使各為賦陳思王植援筆立就金鳳臺初名金虎至石氏改曰名冰井臺則凌室也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銅雀臺高一十丈有屋一百二十間周圍滿覆其上金虎臺有屋百三十間冰井臺有冰室三與涼殿皆以閣道相通三臺崇舉其高若山云至後趙石虎三臺更加崇飾甚于魏初于銅爵臺上起五層樓閣去地三百七十尺周圍殿屋一百二十房房中有女女伎三臺相面各有正殿上安御林施蜀錦流蘇斗帳四角置金龍頭銜五色流蘇又安金鈕屈戌屏風牀牀上細直女三十人牀下立三十人凡此眾妓皆宴日所設又于銅爵臺穿二井作鐵梁地道以通井號曰命子窟于井中多置財寶飲食以悅蕃客曰聖井又作銅爵樓顯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飛南則金鳳臺有屋二百九間置金鳳于臺巔故名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水及石墨石墨可書又鑿之難盡又謂之石炭又有窟窠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石銘尚存焉三臺皆甄覽相去各六十丈上作閣道如浮橋連以金屈戌畫以雲氣龍虎之勢施則三臺相通廢則中央懸絕也案此條見河

石季龍于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賜大臣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西臺高六十七丈上作銅鳳窗皆銅籠疏雲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曜案此條見藝文類聚涼馬臺高三十尺周迴五百步後趙石虎所築建武六年虎都鄴洗馬于洹水築此臺以涼馬故以名云趙王虎建武六年造涼馬臺在城西漳水之南虎常于此臺簡練騎卒虎牙宿衛蛇雲騰案此句疑有缺字黑稍騎五千人每月朔望閱馬于此臺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乃登臺射髀箭一發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走至于臺下隊督以下皆班賚虎又射一箭騎五千又齊走于漳水之北其五千騎流散攢促若數萬人皆以漆稍從事故

以黑稍為號季龍又嘗以女伎一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雜遊臺上案此條見說郛石虎以五月發五百里內民萬人築華林苑垣在宮西周環數十里羣臣或諫虎不從到八月天暴雨雪深三尺作

者凍死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詆起部尚書朱軌以塞天災

華林苑在鄴城東二里石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周迴數十里又築長牆數十里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又鑿北城引漳水于華林園虎于園中種眾果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蟆車箱濶一丈深一丈四搏掘根而去一丈案說郛引此條句下有深一丈三字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

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溝中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水宴賞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三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案此條見初學記石虎正會于正殿南面臨軒施流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佩玉璽元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蟲粉米尋改車服著遠遊冠前安金博山蟬翼丹紗裏服大曉行禮公執珪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一如舊禮充庭車馬

金根玉輅輦輅數十案此條與下三條俱見太平御覽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幢至上為飛左回右轉又以幢著口齒上亦

如之設馬車立木幢其車上長二丈幢頭安橫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為鳥飛或倒挂又衣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骨或在馬頭或往馬尾馬走如故名為猿騎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作戲馬台人于馬上屈一膝馬上立書而字皆正好又衣伎兒作獼猴形走馬或在頭尾則側縱橫

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于東箱西向龍口金樽受五十斛案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作金龍吐酒于殿前金樽可容五十斛供正會其文與此小異



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閭闔前設庭燎各二合六處皆丈六尺

石虎正會置三十部鼓吹三十步置一部十二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有女鼓吹

虎大會禮樂既成虎綴西閣上窗幌官人數千陪列看坐悉服飾金銀熠熠又于閣上作女伎數百衣皆絡以珠璣

鼓舞連倒案此句疑有訛字琴瑟細伎畢備

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脚高下六寸後宮別院中有小形玉牀

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月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錦或

紫綈大小錦練以房子綿百二十斤白練裏名曰複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以石墨燒集和名香帳頂上

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統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米色亦同案太平御覽載此條無囊受三升以下二十字春秋

但錦帳裏以五色練為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文縠為單帳

石虎御坐几悉漆雕畫皆為五色花也

石虎作褥長三尺用金緣之

石虎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采緹編蒲皮緣之以錦案此條見初學記

石虎作金銀鈕屈戌屏風衣以白練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施六尺或施六尺隨

意所欲也

石虎三臺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案此條與下一條俱見太平御覽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箔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

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卷畫而米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出時以此扇夾

乘輿亦用牙桃板扇其上竹或綠沈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鬱金色

石虎大會上御食遊樂兩重皆金銀參帶百二十酸雕飾並同其參帶之間茱萸畫微如破髮近看乃見遊樂則圓

轉也案此條見說郛

石虎三月三日臨水會公主妃嬪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宴飲終日

石虎臨軒大會著碧口口案太平御覽載此條作丹紗袍

石虎改虎頭擊囊為龍頭擊囊

鄴中為石虎諱呼白虎禱為天虎禱

石季龍左右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耀奪目案此條見說郛

季龍獵著金縷織成合歡帽

石虎時著金縷合歡袴案太平御覽載此條云虎每獵著金縷織成合歡袴

石虎從出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佩玉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石虎征討所得美女萬餘以為宮人簡其有才藝者為女尚書案太平御覽載此條云又揀宮人有才藝者為女尚書八座侍中細言皆貂蟬直傳其文與此詳畧互異

廣陵公陳遠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為夫人

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蟬直侍皇后

石虎以宮人為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案此下二條俱見太平御覽

皇后出女騎一千為鹵簿父月皆著紫衣巾蜀錦袴案太平御覽載此條云皇后出從女騎千人為鹵簿脚著五文織成鞞手握雄黃婉轉弓其文與此互異

石虎皇后女騎腰中著金環參鏤帶

石季龍宮婢女一畫著早禱頭注神升如今禮先冠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春車木人及作行碓于車上車

動則木人踏碓春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麥一斛凡此車皆以朱彩為飾惟用將



軍一人車行則眾並發車止則止中御史解飛尚方人魏猛變所造案說引此條云解飛者石虎時工人作前禮車左轂上置確石轂上置磨每行十里磨麥一文與此小異

石虎性好佞佛眾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檀車廣丈餘長二丈四輪作金佛像坐于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解飛所造也

石虎少好遊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十人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牀若射鳥獸直有所同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案此條與下三條俱見太平御覽

織錦署在中尚方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綵或白綵或黃綵或綠綵或紫綵或蜀綵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錦織成署皆數百人

石虎御府屬有雞頭文罽鹿子罽花罽

石虎種雙長生樹根生于屋下枝葉交于棟上是先種樹後立屋安玉盤容十斛于二樹之間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華林園有春李及華春熟

石虎園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

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

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碗蓋其味不酸

石季龍大饗羣臣于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視殿右有棘生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于血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有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中有文石石文鮮明石

虎使採取以治宮殿又免穀城令不奏聞故也

佛圖澄死後人有子隴上見之石虎令開視其墓惟一石虎曰石者朕也葬吾而去吾其死矣果然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石虎太子宣與母弟蔡公韜送乘政事宣嫌終有代已之勢八月社日韜登東明觀遊暮還酌宴作伎罷宣遣力士鉅鹿楊才等十餘人夜緣梯入韜第所殺之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附錄

當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堰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後史起為鄴令引漳水十二渠灌魏田數百頃魏益豐實後廢堰田荒更修天井堰引鄴城西面漳水十八里中細流東注鄴城南二十里中作二十堰

魏武于銅爵臺西立臺魏都賦云三臺列峙而崢嶸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鄴中南城東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高歡以此城窄隘故令僕射高隆之更築此城掘得神龜大踰方丈其堵堞

之狀咸以龜象馬案此條見河朔訪古記

惠帝師敗蕩陰于官皆走獨嵇紹端冕帝側以身捍主遂至見害血濺御衣及事定左右欲浣之帝曰此稽侍即血

勿去也詔葬縣南因名此地為浣衣里案此條見太平御覽

紫陌宮在臨漳縣城西北五里石虎建于紫陌橋側及齊時因修為濟日帝幸及往并州百官相餞莫不至此而

別文宣嘗因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一時刺殺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侍郎是連子

陽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乃命解圍將行見魏孝靜帝及高隆之于道左以酒酌

之至晉陽又並見之孝靜曰我不負君何意發我家隆之曰臣無罪何意誅臣兒文宣乃使封魏帝陵乃隆之家也

鄴俗冬至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是今之糗

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為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



問道不為介子推也

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麥為酪搗杏仁煮作粥按玉燭寶典今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別以錫沃之

博異記序

谷祥子纂

夫習識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強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錄見知雌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討論亦是賓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即應對如流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輒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誠只求同己何必標名是稱谷祥子

博異記一卷記唐初及中世事或曰鄭還古作按鼂氏云題曰谷祥子纂序稱其書頗箴規時事故隱姓名或曰名還古而竟不知其姓志怪之書也

博異記目錄

敬元穎

許漢陽

王昌齡

張鷟忠

崔玄微

陰隱客

岑文本

沈亞之

劉方玄

馬侍中

博異記

唐谷祥子纂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問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日又登岸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

漢魏叢書

博異記



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此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對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人蔽天命追徵多故為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為龍所驅使為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為河南旱被勅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濶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獨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儼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其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陸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續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日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後世於背上環書二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暮洪波急尋小浦濫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若鵝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東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池池中荷菱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土階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夫嘗觀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竟吐大如斗盃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捲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擊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祝樂具作蕭蕭冷香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為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者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遠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為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八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解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即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悵悵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



至昨晚灑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而訊之曰灑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滂出三人已卒其人雖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人過歸洞庭宿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綠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若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為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貴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于上大王夫人而以一詩令使者至被而禱之詩曰青驄一足崑崙牽奉上天王不敢錢直為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錄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往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街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入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

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錄泊冠帽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為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眈道館水伏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高山采之采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月清明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季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羅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眾往者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于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洽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醪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回况今不敢怨春風自嘆容華口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媪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憐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米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



眾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  
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  
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  
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  
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于巖萬壑莫  
非靈臺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蝶翅大如扇  
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  
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柱山宮以銀字書之問兩閭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  
霧綠煙絳唇皓齒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  
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  
曰敕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取僕賜從客乞乘便而  
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  
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袖似醉而飽遂為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  
一國城皆是金銀珎玉為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闕送此  
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  
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

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尋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袖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傾刻已人間  
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  
而上至一大門勢倂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副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  
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為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  
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處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為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  
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  
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冠衣淺青圓袍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  
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為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  
逼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  
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  
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  
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  
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  
到則話論移時后令人偕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入數步於院牆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  
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然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  
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主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



沈亞之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州室見隴西言少從邢鳳游鳳師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原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極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于妾字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美人授詩坐西林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無下几上取綵綫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之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依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即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問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二起珠帳揮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瑤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渚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局鏤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為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三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荆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者曳緒之不絕復有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縣縣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且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看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並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即須見言當為其歧路耳護戎諱數字而其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其乃獲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及我而恣逞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報不獲散鉄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去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避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聞車馬蹄聲人相議言更能三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窣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襪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饒我食汝乃解所携襪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反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鬚奮金

博異記

博異記

五



牙絳鑿臂曲癭木甲獸爪木豹皮褲攜短兵直入室來猛目電熒吐火噴血跳躑嘒吼鐵石消鏘燧之惴慄殆喪  
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撒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  
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路夜又夜又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  
夜又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藉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崇崇詢訪  
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重集世本序

世本者古史官所記為十五篇見藝文志以為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蓋周末史氏所為也顏之推據皇甫謐謂左  
邱明所書謚言多不信此又誤讀班彪傳之又按彪傳言左邱明作左氏傳二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  
下云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二十五篇稱又有者別有人撰此書不必左氏若  
彪以為左氏撰其子固作藝文志何云古史官乎其書十五篇即太史公所採故漢書司馬遷傳贊以為遷採世本  
班彪以為遷刪世本者也後漢綏和元年以世本相明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見梅福傳劉向叙錄中秘書以十  
五篇為一卷故隋經籍志世本二卷劉向撰撰之云撰集古書非如後世之作而不迷也隋志又有世本四卷宋表  
撰表蓋注而廣之唐藝文志稱宋表注世本四卷詩正義引宋仲子注即表字也又有世本別錄及宋均注世本七  
卷王氏注世本譜一卷俱見唐王春秋左氏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劉知通鑑外紀以為世本經秦歷  
漢儒者改易足此諸本已晉時杜預宋以為春秋世族譜然預苟引傳記不盡依世本其時尚有荀卿撰春秋公子  
血脉譜據玉海引中興書目以為秦譜下及項滅子嬰之際非荀卿作云云蓋不及世本之可信今考杜注不從世  
本文獵為孫叔敖之兄之言或別有所據亦無書以是正之矣世本之亡當在宋世崇文總目載氏族類諸書始  
自姓苑宋藝文亦然俱不載世本則鄭樵撰氏族畧王應麟撰姓氏急就章所引世本皆採獲他處不見原書明矣  
古書至南宋亡佚最多况氏族之書尤為下品冥明所嫉如若今風俗通獨闕氏族一篇姓苑姓纂諸書皆無完本  
此其明驗永樂大典為姚廣孝諸臣奉勅撰集所錄古書皆金人俘獲北宋內府圖籍疑尚有世本遺文曩官翰林  
曾見其書未及採錄吾友錢徵士大昭嘗據書傳所引集為作篇居篇姓氏篇王侯大夫譜篇共四篇服其勤博何文  
學元錫手錄示予攜歸金陵適家郎中馮翼馬嗜古書亦為此學既得錢本復據諸書補其未備校訂刊時欽人  
洪部曹瑩亦補校元和姓纂洪太守梧先刊古今姓氏辨證書三書相輔而行譜系之學庶幾墜緒復續更望來者



之補其缺魯云爾嘉慶七年重九後六日陽湖孫星衍撰

世本攷證

周禮瞽矇誦詩世奠繫注故書奠或為帝杜子春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元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于世本也疏子春解世繫帝繫據王即經繫也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即經世也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者小史職云奠繫世辨昭穆故知小史次序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世世本之屬是也云述其德行取義於國語云為之昭明德是也子春之意與先鄭同為諫諍之事後鄭亦不從也國語者按楚語云莊王使上魯傅太子歲辭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登善而抑惡焉以戒勸之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注云先王之繫世本使知有德者長無德者短子春引之者證帝繫世本之事後鄭云世之而定其繫謂書于世本以世與繫為一事解之又對文言之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散則通故曰書于世本世本即帝王繫也王應麟漢志考證曰世本十五篇口周官瞽矇世奠繫註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于世本也小史定繫世辨昭穆註謂帝繫世本之屬天傳贊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之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司馬遷采世本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一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漢初得世本叙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依馮煥之推曰世本左邱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而有燕王喜漢高祖非本文也項氏曰古者立氏必告于太史春秋之末知果別婦人稱姓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世本左邱明所書南論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文選趙充國頌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世本

宋衷注

承德孫馮翼集

作篇明堂位正義曰世本書名

巫咸作筮周禮通人初

倮作鐘初學記十六通志樂器引世本作垂

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

簫舜所造通志

逢蒙作射類聚 杼作甲注云少康子名杼也甲鎧也墨子同 倉頡作書尚書序 倉頡作文字注

垂作耨左氏傳三

黃帝作冕疏 蒼頡作書尚書序 垂作鈔注

沮誦蒼頡作書宋衷注曰誦蒼頡黃帝之史廣

帝女儀狄作酒醪變五味 隨作笙注云夏禹之臣

杜康作酒正義

少康作林酒御覽八百四十三 巫彭作醫山海 隨作笙注云夏禹之臣

必義作瑟神農作琴

隨作笙注云夏禹之臣 夷作鼓通志

揮作弓表年作矢

雍父作春少康作箕 胡曹作衣名紀卷六 黃帝作旃蚩尤以金作

肱作服牛注云黃帝臣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此句

共鼓貨狄作舟注云二人並黃

相士作乘馬子注

寫曹作博文選博奕論 奚仲作車山海經注又御

隸首作數注云隸首黃帝史

公輸作石鏡 韓哀侯作御

伯余作衣裳宋衷曰黃帝臣也

后益作占歲御覽 伯夷作井

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伯余作衣裳宋衷曰黃帝臣也 后益作占歲御覽 伯夷作井

黃帝作旃冕宋均曰通帛為旃冕冠之有旃應邵曰周始垂旒也

伯益又云亦云黃帝見百物始穿井

黃帝作旃冕宋均曰通帛為旃冕冠之有旃應邵曰周始垂旒也

世本



三百四十八又 秦穆公作沐御覽三百九十五 武王作嬰御覽五十二 事類賦 初學記二十四 蘇成公造虎吹孔有嘴如酸棗蘇成

公平王時諸侯原案下二句疑是宋仲子注文 風俗通 御覽五百八十 墳暴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人通志樂畧 引此二句 周畿內有暴國

之君豈其時人也本作堙音切 堙圍五寸長二寸半凡六寸宋均注曰暴國公平王時諸侯暴辛公燒土為之 風文俗 賦注 御覽五百八十一 於則作履注於則黃帝臣草曰履麻曰履也御覽六百 紂為玉床 又七百 咎繇作 末報又八百 迭作網宋表注法厄庖犧臣 又八百 宿沙作者歸宋表宿沙靈公臣齊濱海故以為魚鹽之利 又八百

變作樂初學記 十五 祝融作市初學記 云祝融作市 又 黃帝之世始立史官倉頡誦誦是其職矣 初學記 居篇

契居番王應麟通鑑 地理通釋 懿王居大邛又詩譜正義引作 昭明居砥石 書 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 宋仲子云丹 桓一年 邛顏居邛肥徙郢 宋仲子云邛顏別封 小子肥 魏悼子徙霍昭子徙安邑 史記 魏武子居雙魏悼子 徙霍宋表曰霍地名今河東境縣也 魏世家 鄭桓公封械林 昭十 齊景公已滕 隱六 涿鹿在彭城 王應麟通鑑 地理通釋

武王在邛郢都 文選 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南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戰國 禹都陽城 地理志 唐叔虞居 鄂 宋表曰邛也今在大 吳孰姑徙勾吳注云孰姑壽夢也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 魏都 曹衛戴公居 路史 楚子熊渠封仲子紅邛 袁字記一百 懿王居大邛厲王淫亂于瑗今河東永安是也平王即位徙居洛誥所謂 新邑也國語曰幽王滅周乃東遷本殷之畿內有禹貢豫州之域河洛澗之間周子南柳七星張之分鴉火之次

也乃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故春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後六年王室定遂徙成周是後晉又率諸侯之 徙修吾其城以成周成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為翟泉地在成周東北今洛城中有周王家是也至赧王又徙 居成而失位御覽一百五十五下三 秦非子始封于秦故秦本紀稱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本隴西秦定 谷是也元孫莊公徙廢邛周懿王之所都今槐里是也及襄公始受鄆之地列為諸侯文王徙汧故秦本紀曰公事

獵至汧乃卜居之今扶風郿縣是也甯公又都平陽故秦紀曰甯公二年徙居平陽今扶風郿縣之平陽亭是也至 獻公即位徙治櫟陽令馮翊萬年景也孝公自櫟陽徙成陽秦本紀曰作為成陽築冀冀 聞徙之及漢元曰更 名新城屬扶風後并于長安故太史公傳曰長安故成陽也元鼎三年復別謂渭城今長安西北謂水陽有故城故 西京賦曰秦里其朔是為成陽是也上 漢高帝元年始為漢王都南鄭屬漢中秦屬公所署在禹貢梁州之域北 遠雍 南跨巴屬與秦同分元年北徙櫟陽故秦獻公之所居後居萬年故屬馮翊今京兆縣也都長安秦成陽之 地今京兆所治縣也其城狹小至惠帝元年始更築廢五年乃成光武以武侯信進封蕭王在禹貢徐州之域於周 以封子信之別附庸事在春秋於漢屬豫州今沛國蕭是也及即位於鄆更名高邑建武元年始都洛陽故成周 之舊基東西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是以時人謂洛陽為東京長安為西京上 魏武為魏公都鄴今魏郡 是後文帝因漢之舊復都洛隱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跡鄴為王業之本基與洛 陽凡五處故號曰五都 上

氏姓篇

承章防姓路史國名 記卷四 芮姬姓書 序 息姬姓左氏隱 十四年 魏姬姓桓二 年 隨姬姓桓六年 又 襄十 年 荀賈皆姬姓

鮮虞姬姓白狄也 穀梁昭 十二年 夷妘姓左氏隱 元年 偃陽妘姓祝融之孫陸渚第四子求言多後 襄十 年 郟妘姓

莒已姓左氏隱 八年 已姓出自少皞昭十 年 向姜姓左氏隱 二年 州姜姓桓五 年 齊姜姓襄十 年 燕姑姓隱五 年 帝

舜姚姓隱八 年 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 左氏 隱十一年 鄧曼姓莊十六年 楚文王 七年 羅能姓桓十 年 黃贏姓莊十 年

徐奄皆贏姓昭元 年 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龔文十 年 晉魯衛鄭曹滕姬姓襄十 年 畢毛皆姬姓隱命 密姬 姓 漢書地理志 河南密縣注

下為已姓昭二 年 杞妘姓又 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 襄四 年 彤妘姓顧命 正義 有扈與夏同姓正義 薛任姓 又 夏

世本

美鬼

美鬼

美鬼

美鬼



奚仲封薛周有薛侯其後為氏就章 參姓祝融之後融姓古天子祝融之後 鍾離氏與贏氏同祖又  
 公紀氏又 太公穎叔又 西鄉錯又 稟君名務相姓也與樊氏暉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皆神以士為船  
 離杖畫之而浮水中其船浮因立為君他船不能浮獨稟君船浮因立為君胡國歸姓 胡子國歸姓史國名 莘  
 如姓夏禹之後實字記 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音生 子孕而不育三年故其右脅二人出焉故其左  
 脅二人出焉又三百七十一 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列于郟襄六年莒滅之鄆太子巫仕曾去邑為曾氏又 舒蓼氏  
 舒蓼復姓臯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也通志氏 舒鮑氏舒鮑偃姓國也又 宓須氏高時姑姓之國又 有能氏之  
 後為陸魯氏又 昆吾古已姓之國夏時諸侯伯祝融之後又 馮歸姓鄭大夫馮簡子之後又 鍾離氏與秦同  
 祖贏姓又 孤邱氏晉大夫孤邱林之後又 廩邱氏齊大夫廩邱子之後又 東鄉氏宋大夫東鄉為人之後又  
 空同氏子姓又 郟州氏晉郟約孫生楊生郟州因氏焉又 少施氏魯公孫施父之後又 李桓子生穆叔  
 其後為子楊氏又 子革氏宋司城子革之後又 季平子支子亦為子革氏又 子乾氏齊公子都字子乾之後  
 又 子工氏齊頃公之子公子子之後又 子泉氏齊頃公之子公子秋字子泉之後又 子獻氏陳桓公孫子  
 獻之後又 子占氏陳桓子生書字子占之後又 子尚氏陳僖公生廩邱子尚意茲因氏焉又 老童娶根水氏  
 又 鬻氏元鬻之後又 參氏董姓陸終第二子參胡又 李隨氏周八士李隨之後又 述氏魯大夫仲述之後  
 又 季嬰氏晉樓季嬰之後又 李夙氏晉靖侯孫季夙之後又 大狐氏晉大夫狐伯生突生饒為大狐氏其後  
 大狐容為晉大夫又 大戊氏晉公子太戊教昭為原大夫又 去疾氏鄭穆公去疾之後去疾字子良又有楚季  
 氏取以別族又 疆梁氏衛將軍文子生慎子會疆梁因氏焉又 楚季氏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陳大夫有楚季  
 融又 季融氏楚威王李融子孫氏焉又 季老氏宋華氏有華季老子孫氏焉又 尼氏宋大夫與泥之後又  
 鼓方氏鼓方叔之後又 韓餘子韓餘子之後因氏焉又 韓獻氏宋司徒華定為韓獻氏又 右史氏古者

右史記事周有右史武又 司寇氏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也又 司功氏晉大夫司功景子士馬弟他因官氏  
 將軍氏衛靈公子昭生子郢生子子才芳為將軍氏又 右師氏宋莊公生公子申世為右師氏又 齊季氏  
 魯齊季窺又 伍參有大夫氏楚伍參之後支孫以為氏又 伯宗氏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又 鬪班氏羊  
 姓鬪疆生班因氏焉又 鬪疆氏羊姓若敖生鬪疆因氏焉又 韓言氏姬姓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子魚為韓  
 言氏又 史晁氏衛史晁之後又 恒氏楚大夫恒思公之後又 南爽氏宋大夫南爽之後又 過氏妊姓夏諸  
 侯後為氏就章 舒鮑氏偃姓國又云舒姓姓又 呂任姓又 時子姓又 泉任姓又 賜氏齊大夫簡子賜  
 之後又 黎氏黎侯國之後又 廩君姓已氏又 融氏祝融之後又復姓融夷氏祝融後董父之允以融夷為氏  
 又 男氏作南又 子姓有蕭氏又 姜氏晉大夫姜氏偃子又 畢任姓又 謝任姓黃帝之後又 祝任姓又  
 宅氏楚平王孫有田宅成豈同族乎又 費氏作弗又 墨夷氏宋襄公墨夷須為大司馬其後有墨夷臯  
 又 太公叔穎又 終氏任姓又 髦氏子姓又  
 王侯大夫譜隋經籍志世本  
 湯名天乙堯曲疏以為 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明令 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  
 王生懿王及孝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燮立是為夷王詩民勞疏引 夷王生厲王禮記郊特牲及  
 平王生桓王林桓王生莊王佗莊王生僖王胡齊胡齊生惠王京惠王生襄王鄭襄王生頃王巨頃王生匡王  
 班及定王瑜定王生簡王夷簡王生靈王世靈王生景王青景王生悼王猛及敬王匄昭二十六年 敬王崩貞王介立  
 貞王崩元王赤立宋衷注 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王貞王介與 帝嚳卜其四妃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  
 郅氏之女曰姜嫄是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 契次妃 御覽作次妃曰陳妃是是 陳鋒氏之  
 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姬嬭生帝舜次妃常儀生執生民詩正義引大戴禮記云云 又御覽一百有三十 黃帝生



元覽元覽生僑極僑極生帝學帝學生堯堯典 顓頊娶於滕璜氏謂之女祿產老童 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騶福產重及黎 黃帝娶于西陵之子謂之靈祖產青陽及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 顓頊母獨山氏之青陽即小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昭十 炎帝即神農氏 帝堯為陶唐氏五子 昆吾者衛是也 太甲太丁子訓 太甲崩子沃丁立書 盤庚崩弟小辛崩弟小之立崩子武丁立 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圃曹圃生根國根國生冥蘇 亞圍雲生太公組紺諸益庸 以黃帝為五帝序堯是黃帝元孫寧是黃帝八代孫堯 啟禹子禮 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嬀是生子孕三年啟其左脅二人出焉破其右脅二人出焉其四曰求言是謂之郟郟人者鄭是也水經注消水 宋表曰求言名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文選景福殿賦注 顓頊生鯀鯀生高密是為禹玉篇七案 顓頊娶于騰濱氏宋表注子謂女祿是生老童帝系云勝奔氏餘同 堯娶敢直氏之子女皇宋表曰是本丹 宋堯系漢書同 又見解覽鯀娶華氏女志是生高密禹又一百一十五

魯

伯禽生煬公配既生弗弗生獻公具生武公般明堂位 孝公生惠公弗弗生隱公曾子問 哀公將生悼公甯甯生元公嘉嘉生穆公行檀弓 桓公軌桓元 閔公啟方閔元 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隱六 孝公生僖伯疆疆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禮器公 臧會臧頃伯也惠氏左 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穀梁文 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檀弓 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檀弓 悼子紇生穆伯靖又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姞姞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檀弓 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檀弓 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檀弓上正義 以為世本云革此云 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戲子陵檀弓 獻子蔑生

宋

孝伯孝伯生惠伯重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檀弓 叔盼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檀弓 叔弓生定伯閱閔主西卷敬叔叔生成子還左氏定 仲孫獲生南宮縚檀弓 敬叔桓公七世孫 惠伯是桓六世孫並檀弓 仲遂莊公之子東門襄仲檀弓 述產子家歸父通與遂古字補 邱昭伯名惡惠氏本 魯大夫公之文檀弓 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土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偏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詩那 華父督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左氏桓 華督生世子家世子家生華孫御事華孫御事華元右師又十 世子家生秀老秀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喜成十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碩甫澤澤生季甫甫生僕伊與樂豫左氏文 碩甫澤生夷父須須生大司冠呂文十 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願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空喜檀弓 樂懼戴公六世孫成十 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瞻文七 東鄉瞻生司徒又司徒文生大司冠子奏司冠子奏生小司冠朱 公孫壽生大司馬廸廸生司馬澤成十 莊公生右司成成生司城師桓公生向父盼盼生司城警守警守生小司冠纒及合左師成十 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助即是向巢 皇父充石戴公之子文十 襄公之子墨夷須為大司馬其後有墨夷皋譚 宋大夫東鄉為 宋有大夫考成方又

晉

武公壯伯子曲天 畢萬生區季芒季生武仲州州即警也閔元年 畢萬生區區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此句又見索 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樂記 魏錡錡孫宣十 獻子名荼魏世家 魏襄王名嗣索隱 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為之後惠棟左 武仲生莊子絳魏世家 又記魏世



昭子 又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 又文侯都徐曰世本云斯也

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魏世家集解

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昭王名邀安

昭王名邀安

僖王名圍安釐王名京愍王年也但世家

士為生城伯缺城伯缺生武子士會武子士會生文叔士燮左氏文十二年

文叔燮生宣叔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傳補注

子叔子生叔正官伯生司徒公生曲沃正小襄襄生司空天伯伯生侯季子季子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昭十五年

孫伯慶生司空頡頏生南里叔

桓叔生子萬子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子厥邵生襄萬萬生缺缺生克成二年又

步揚步揚生蒲城鵠居蒲城鵠居生至又

步揚生州成十年

公明生公孟及夙惠棟左氏補注

趙夙為

哀祖穿為夙之曾孫宣二年

晉大夫下門聰昭五年

叔向兄弟有季夙昭五年

晉大夫逝教生桓伯林父補注

程鄭

荀氏別族成十年

齊

太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炳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禮弓

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

莊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虞虞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

史記言晏 列傳索隱 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史記管晏

頃公生子貞勝勝生子石青左氏昭二十年

高敬仲生莊子

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

傾子之孫武子偃左氏襄二十有九年

常左氏疏作子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虞邴子尚左氏疏作茲子茲盈左氏疏作惠子得惠棟左氏補注

齊大夫長孫修食邑于唐

其孫仕晉後號唐孫氏廣韻

齊大夫淵秋又

齊臨淄大夫車遽氏又九麻二十三魂引

戴公申閔二年

衛康伯名髡宋表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

獻公生成子當當生又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禮弓上見

靈公生昭子鄆鄆生子木及重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

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禮弓上

懿子兼生

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慶也

孫氏出于武公至林父八世成十年

達生得閻叔穀穀生成叔丞鉅鉅生項叔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生圍圍生悝統祭

召穆公康公之十六世孫詩江

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昭廿七年

楚

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句昭十七年

為文獵孫叔敖之兄為子馮艾獵之子襄十五年

屈蕩屈建之祖父襄十五年

楚大夫涉其怒廣韻

平王孫有田公宅成為子非相

鄭

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駟氏昭九年

鄭伯費是鄭悼公韜梁成六年

鄭有子師僕殷時掌樂有太師摯少師陽廣韻

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微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冠冠生悼子翬昭二十年

厲公躍桓十年

鍼宜咎陳鍼子八

世孫襄二十

陳舜後宋表曰虞氏之後其伯直厥

杞

桓公成公之弟襄六年

滕

齊景公亡隱七年

又云隱公之後仍有六世孫上

錯叔繡文王子地理志注

考公慶元公宏即定公文公也趙注

困學紀聞卷八

漢書

世本

一



燕

幽州郡北燕宋衷曰有南燕故曰北

御覽一百六十二



